

東史纂要卷之八





而去軍費不克壯影者三之一○四平宋平宋平

籍宜籍野絲玉宗以爲關壯艾真以兵是之實籍宜

顯美與川等又策卿贊也○三平夏命師官喻史李

皆六曹才寺○宋彭彭冊王○命更進士調陣爵左

限限耕替田亦申農酒以司縣○故置十二外故安三

宋告歸立○二平春五月王休嫌干園立酒以大脉

如野尖上封國封承步上舊語玉承步野○聖對也

鳩鳩阿阿不不觀觀稽稽首首○今京官正品以土谷上桂事論知

王以八關會錄封不豨悉羅之○如百官皆爲內親以內

封宗文遠王封宗文遠王○示平士平宋大平興



東史纂要卷之十五

尹澤事忠肅

忠穆

忠定

恭愍

尹澤字仲德茂松跋人諧之孫諧以縣吏登第官至
大司成以清白忠直名澤生三歲而孤七歲受學輒
成誦稍長讀書無不通究嘗誦范文正公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爲大丈夫寧可碌碌耶
忠肅四年登第遷檢閱年四十五官纔九品或以爲
侮澤處之傲然後忠肅在燕邸澤單騎上謁一見器
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恭愍也累轉右代言王寢疾
復以燕邸所語語之澤曰無煩聖慮忠穆薨澤倡議

拜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少主不堪
保釐之狀辭甚剴切忠定立坐此貶光陽監務恭愍
初政爲密直提學慨然自任以當世之事上疏建白
不見聽乃以開城尹致仕然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
言王惑僧普愚讖說築宮南京澤言釋妙清惑仁廟
幾至覆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當備他盜訓兵養士
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時王浚味空桑之譚
超然有遠舉之志澤曰殿下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奈
何欲效匹夫廢絕倫理之事乎白岳之役極言其弊
前侍中洪彥博曰不謂尹公竇直至此吾所不及也

以贊成事致仕乞歸錦州以山水自娛而憂君之心
未嘗食息忘也早孤不識父面於方策見述父子之
情未嘗不垂涕嘗佩一囊得異味必盛以獻母嘗遊
燕京道見遺金百兩守以待其主其主泣謝平生布
被弊席饕殮或餒晏如也退居七年卒年八十二諡
文貞號栗亭恭愍嘗手寫真又書栗亭二大字以賜
所著有集行於世

李仁復事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李仁復字克禮兆年之孫忠肅朝年十九登第爲人
正大謹厚以禮自守力學善屬文國家辭命多出其

手好善疾惡皆形于色然不發之口人皆謂口吃嘗
語人曰吾性褊急以認爲守忠惠時中元朝制科授
大寧路錦州判官忠穆朝爲密直提學仁復貌嚴辭
氣簡重每於書筵進講王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
竦然恭愍朝奉表如元上書請罷省官諸司及增置
全羅西京等萬戶府鎮撫司金剛山諸寺降香等事
乞皆停罷雙城三撒元是小邦之境乞歸我舊疆許
立關防有塔忠帖木兒自謂忠宣王孽子奔于京師
誘致本國羣不逞之徒扇惑人心乞將此人及其黨
與發還本國云王每召見李穡及仁復必令左右洒

掃焚香幸僧神照曰君見臣何必致敬如此王曰二
公道德非庸儒烏敢慢哉王方寵辛盹仁復密啓盹
非端人他日必爲變請遠之不聽及盹誅王嘆其先
見之明至是患疽垂沒弟仁任勸念佛對曰吾平生
不佞佛今豈可自欺位至檢校侍中藝文館大提學
恭愍甲寅卒年六十七謚文忠配享忠定廟號樵隱
嘗修編年綱目古今金鏡錄有文集

李岫事忠肅

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李岫字古雲固城人初名君佺髻齧異凡兒年十七
登癸丑科人以公輔期之忠惠朝以大司成特除樞

密朝士相慶忠定立以爲先王舊臣惟李某可輔予
政遂拜左政丞恭愍癸巳乞骸骨入清平山召還復
爲侍中己亥冬毛賊犯北鄙岳爲元帥往督諸軍軍
未集而賊已近西京守臣謀守不可又謀焚倉廩岳
曰非計也賊遠聞其鋒不可當不中止其勢必震我
國都欲賊中止莫若啗以此城可令吾民挈老幼東
走鏑倉廩無所壞賊見必恟我亦且少駐怯我心驕
少駐氣衰俟吾軍集可一朝襲取安知今日所欲焚
者不爲吾他日用乎未踰月賊果敗如岳所料岳於
官謹守繩墨無一毫假貸於家不問有無圖書自娛

善隸草嘗寫太甲篇以獻于王謂其子岡曰汝志之
吾既老矣無官守無言責當以格君心爲務爾以鐵
城府院君卒年六十八王親寫真諡文貞配享忠定
廟號杏村有聯芳集

金光載

事忠惠

忠穆

忠定

金光載字子輿台鉉之子司空金吉之後既生而身
長二尺餘父母異之兄弟光軾光輒光輅三人具登
科至元己卯忠惠王幾爲曹頤所廢其黨多附勢及
王如京師光載曰吾君危矣吾忍獨免乎往從之王
復爵東還王素嚴憚左右又多忌之乃褫職忠定立

開書筵以光載爲師固辭爲僉議評理藝文館大提
學仍提調銓選事八告于王曰文選吏曹掌之虎選
兵曹掌之摠于政房自權臣始非令典也因舊僂王
從之恭愍嗣位杜門不出凡十二年事母盡孝母沒
廬墓終制祭必涕泣不止王聞其風命有司旌表所
居曰靈昌孝子里復里若干戶以奉事焉居家不治
生產滿栽花木左右琴書湛如也卒諡文簡號松堂

李公遂事忠惠

忠定

恭愍

李公遂益州人學士行儉之孫魁至元庚辰科歷啟
臺閣爲人精明謹慎果斷剛毅一毫不妄取與屹然

不為權勢所窘歲辛丑沙賊犯北鄙恭愍南遷公遂
禦賊于竹田追及行在于中原壬寅賊敗奔公遂受
命往理京城庶事草創量材度事指授方略朝無廢
政野無遊民癸卯迎駕還京奸臣崔濡奉德興君謀
廢王德興忠宣公遂奉表如京行至西京謁太祖
原廟誓曰吾君而不復位臣之死不復還既至都帝
召八勞之皇后設饌慰曰公既盡孝吾母是吾親兄
也公遂奇勸濡從兄也諸奇敢不以親兄待之乎
公遂曰周姜嫄妊姒育聖基化風雅存焉褒姒呂武
覆宗絕祀美惡昭然千載龜鑑我高麗之於大朝魚

水相得百有餘年矧今殿下卽周之姪姒也今王勤
王敵愾爲國樹勳當行賞典昭示四方柰何逞私憾
廢公義乎願殿下善奏于帝復吾王逐奸臣幸甚皇
后雖感其言怒猶未已帝遂令高麗人皆從德興東
歸金添壽柳仁雨等皆附之惟公遂李子松林樸等
不從后強之公遂曰老臣縱不能以頸血賤德興之
轅其忍從耶辭疾請留拜公遂太常禮儀使嘗侍太
子同上萬壽山廣寒殿太子問殿額仁智之義公遂
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御世則可致
太平矣指殿金玉柱曰老人曾見乎曰帝王發政施

仁則所居屋雖朽木堅於金石不然金石反不如朽
木也太子彈瑟未成曲曰久不習忘之矣公遂跪曰
第不怠憂民之心耳瑟上一二調忘之何害一日太
子以公遂語奏之帝曰吾固知此老賢者也汝外家
惟此一人耳公遂久居燕錢糧匱竭終始不貳及孛
羅帖木兒引兵入城黜丞相革廢政而王復位公遂
亦辭職東還忠義聞於天下既還方修國學公遂喜
解帝所賜金帶助其費時辛屯當國頗忌之公遂亦
以盛滿自戒居德水縣別墅幅巾藜杖嘯咏其中風
流閒雅蕭然有山野之趣以益山府院君卒年五十

九謚文忠配享王廟號南村●李子松青陽人在禍

朝以諫見忤罷封君攻遼之議力言不可為禍所殺

子松清廉國人注意復相聞其死莫不悲歎安●林樸

吉安縣人恭愍九年登第紅賊陷京元帥金得培以

樸精曉兵法置幕下與之籌畫以書狀官從李公遂

如元帝令樸等從德興之國樸曰臣等若從僧王無

異於婦人之背其夫也寧死誓不從德興東行請詩

樸書近體一首于其昇曰棄本滔滔逐末行泰山還

似一毫輕其末曰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

昇學士危素見而歎曰今亦有忠節之士樸還王褒
之乃除中書舍人樸疏上正心論相二十條王益重
之王又命陳時政得失復上十餘事王嘉納十六年
為濟州宣撫使樸至州開諭星主王子等一心服事
勿與牧子扇變之意星主及軍民皆俯伏曰敢不唯
命先是宣撫者率皆貪暴侵漁牧胡因誘以數叛樸
行至羅州取水盛瓮而歸雖茶湯不入口民大悅相
謂曰聖人來也王官皆如林宣撫我輩何至叛乎然

川人或有譏其載水者轉成均祭酒上書始分五經
四書齋科舉一依中朝搜檢通考之法陞大司成
性好詭異倘儻敢言又喜立名嘗自言但知奉公未
嘗干謁然每夜漱衣徒行出入辛晡第為晡畫計蹤
跡以詭秘每譽晡盛德晡悅之譖罷劄子房知印成石
磷以樸代之樸善伺候王意又揣晡好惡惟務迎合
眷遇日密王薨翌日樸在殯側露齒笑都監柳爰廷
性鯁直見樸笑責之曰先王嘗稱子社稷臣今忘哀
而笑非忠臣然樸喪玄陵素帶三年襦初立仁任倡
議與百官將呈書北元中書省樸與朴尚衷鄭道傳
不署名大司憲李寶林劾樸廢為庶人流之繼而大瀄
黨執義金承得上書請誅之杖流務安中路蹋殺之

史臣曰樸名士也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當德興
之變誓死不從出使耽羅秋毫不犯屢抗疏定科
舉之法陳時政之弊當時物論孰不以樸為賢為
能也使樸復死於德興之變則一生終始千載之

下孰得而知者哉

柳淑事忠惠 恭愍

柳淑字純夫瑞州瑞人忠惠朝登第從王王時即恭愍

八元居四年忠穆即位王僚佐多不守節淑獨

不變忠穆薨百官表請立王命將下淑聞母病即日

請歸或止之淑曰忠臣孝子名異實同本末則有序

况事君日長事親日短遂東歸母見淑喜病即愈恭

愍即位錄燕邸功爲一等拜左司議叅典機務爲趙

日新所構罷居田莊日新誅爲代言事皆咨訪淑不

欲昵近屢辭以疾一日王再召不至王怒下巡軍獄

歷版圖判書樞密院直學士辛丑冬紅賊入黃州勢甚逼淑曰國所恃者城池糧餉也今城未完倉無儲將何以守遂凌策南幸賊退還都拜僉議贊成事藝文館大提學淑見王多疑忌功臣少有全者又懼盛滿屢乞退告病不朝不通賓客者數月時僧遍照出入禁闥淑稍抑之及其進用重傷大臣虐焰可畏每招淑淑不往照凌銜之且惡淑忠直讒毀百端王稍信之名淑執手歎曰予倚卿永作股肱何其衰耗乃爾卿其言志無隱淑乞歸田里遂罷封瑞寧君退歸也將相大臣門生故吏咸餞于郊淑作詩末聯云不

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國人皆嘉明哲王
猶不忌淑稱之不已咤恐淑復用必欲加害陰求淑
罪有人爲咤誦淑詩咤譖于王曰淑之乞退有深意
上知之乎曰何意耶咤曰淑以句踐比上范蠡自比
故其乞退甚懇句踐者越王也范蠡爲其將伐吳勝
之取吳王妃西施載船而去曰烏喙魚腮食人之相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句踐有食人相故范蠡云然淑
乃以上比句踐罪莫大焉王曰何以聞之咤曰淑將
行賦詩其一聯云云此其驗也今淑在瑞州近海若
效范蠡乘舟而去則必向燕都謀立僧王不如早除

以絕後患王問左右曰淑去時作詩否有舉末聯以對者王愈疑之吨欲殺淑王重違吨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吨遂遣人縊殺之淑其屏去也聞國事異於平日涕泗交下及禍作家人以淑平日之言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天也天可逃乎且死生有命固當順受必將何之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爲之流涕子實與厚亦皆流竄及吨誅王始知其然悼甚有旨雪其冤諡文僖配享王廟淑有所薦引未嘗言之其人有所罪黜未嘗斷之於已遇大事凌大疑又未嘗猶豫其間蓋於精明仁恕兩得之矣號

思庵○公歸田卜築伽椰山優游以自老京山樵隱
寄以詩有已向危時安社稷更從平地作神仙之句
○按公碧瀾渡詩久負江湖約紅塵二十年白鷗
如欲笑故故近樓前南秋江曰思庵竟未免紅塵
之厄其忠清大節終不見白於大名之下爲賊眈
所誣陷黯黯就戮哀哉且有和詩未識青雲路江
湖四十年云而秋江亦未免酷禍復使後人哀之
賊賢之徒何代無之痛哉

元松壽事忠惠

忠穆

忠定

恭愍

元松壽原州人樞密使善之之子登第補春秋修撰

忠惠御書延安震言臣等備員兩府未可竟日侍講
宜擇端士以備顧問元松壽閔湜其人也李齊賢等
又進言王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其寶器
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其聖德宜
令松壽常在左右講劄道義忠穆時拜獻納劾贊成
事鄭天起告身未出而直入政房且棄其妻常在倡
家王怒下松壽等鞫之宰相臺諫營救不得竟罷忠
定三年出爲西海道按廉恭愍卽位東還松壽迎謁
于道風儀清秀進退有度王知其非常人卽擢爲內
書舍人左副代言委以機密日見親信叅銓注慎重

名器不少私雖王命不苟從王益敬重見松壽至必
起待之松壽嘗在妻服命出視事松壽奏曰承宣非
獨臣且在服視事無古禮王然之十年避紅賊扈從
南狩賊平策功一等松壽典機務八年常懷憂懼涕
泣乞代王曰卿進如卿者可代乃舉李岡以代岡掌
銓選
時方邊報絡繹上下維持岡之轉政堂文學未幾忤
功居多然惟務承迎識者譏之
辛晫罷晫益用事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三有宰相器
國人惜之諡文定號梅谿

李存吾事恭愍

李存吾字順卿慶州人姿相端潔簡重寡言性孝友

早孤力學忼懷有志節年十餘肄十二徒賦江漲詩
云大野皆爲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恭愍九年登
第選補史翰與鄭夢周朴尚秉李崇仁鄭道傳金九
容金齊顏相友善十五年爲右正言與左司議大夫
鄭樞上疏論辛晫曰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內
設文殊會領都僉議辛晫不坐宰臣之列敢與殿下
並坐間不數尺國人驚駭因不洵洵夫禮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苟無禮焉何以爲君臣何以爲父子何以
爲國家乎竊見晫過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
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

半月不出及進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
殿下並據胡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雖崔
沆金仁俊林衍之所爲亦未嘗如此者也昔爲沙門
當置之度外今爲宰相名位定矣而敢失禮毀常若
此原究其由必託以師傅之名然兪升旦高王之師
鄭可臣德陵之傅臣等未聞彼二人者敢若此也李
資謙仁王之外祖仁王謙讓欲以祖孫之禮相見畏
公論而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故也是禮也自有君
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眈與殿下之所得私也眈
是何人敢自尊若此乎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王食臣而作福作威王食必害于家凶于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或是謂臣而僭上之權則有位者
皆不安其分小民化之亦踰越其常也屯既作福作
威又與殿下抗禮是國有二君也陵僭之至驕慢成
習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民踰越其常可不畏哉
宋司馬光曰紀綱不立奸雄生心然則禮不可不嚴
習不可不慎且殿下以屯爲賢自屯用事以來陰陽
失時冬月而雷黃霧四塞彌旬日黑子夜赤浸天狗
墜地木冰太甚清明之後雨雹寒風乾文屢變山禽
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屯之論道燮理功臣之號果

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臣等職在諫院惜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於四方見譏於萬世故不得嘿嘿庶免不言之責疏上王大怒覽未半遽命焚之召樞等面責時咤與王對床存吾目咤叱之曰老僧何得無禮如此咤惶駭不覺下床王愈怒下樞等巡軍獄命李春富金蘭李穡金達祥等鞫之乃謂左右曰予畏存吾怒目也初存吾草疏赴省諸郎畏縮無敢應者謂樞曰兄不當如是樞遂與上疏春富等問樞曰誘汝上疏者誰歟對曰吾父子相繼爲諫大夫俱受國恩今見上委政非人將危社稷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

得嘿嘿耳豈待人誘之然後言乎且晁擅威福道路
以目孰使之者歟問存吾曰爾尚乳臭童子何能自
知必有老狐陰嗾者其無隱對曰國家不以童子無
知置之言官敢不言以負國家耶時存吾年二十五
晁欲因此盡去異已有名望者或謂樞等曰若引前
政堂元松壽前侍中慶千興則可免死答曰身爲諫
官第論國賊耳安有爲人所指乎且死生有命豈可
誣人以求免耶晁黨必欲殺之稽謂春富曰二人狂
妄固可罪然我太祖以來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
殺諫官恐惡聲遠播春富等然之得免死於是貶樞

爲東萊縣令存吾爲長沙監務自是晁之桀驁尤甚

宰相臺諫皆附晁而言路塞矣存吾退居公州之石

灘石灘在扶餘縣東十里白馬江上流晁勢益熾憂憤成疾疾革令

左右扶起曰晁尚熾乎左右曰然還臥曰晁亾吾乃

亾返席未安而沒年三十一恭愍二十年也存吾沒

三月而晁伏誅王忠贈大司成子來年十歲

王手書諫官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堂車直長安國

諫少樞字公權以字行雪谷先生誦之子性恭儉謹

厚居官以正時家廟制廢公權以祭器藏於別室當

祭之日必手自滌之奠物極蠲潔疾權姦用事常懷

憤惋遂患背疽而卒位至政堂文學號圓齋諡文簡

韓脩事忠定 恭愍 禡

韓脩字孟雲清州人中贊康之後贊成事渥之孫年十五中第善草隸忠定王命爲政房必閣赤及遜于江華脩從之名重一時恭愍王召復爲必閣赤累遷代言典銓選辛旽方幸於王其跡甚秘脩密啓旽非正人恐致亂願上忠之非臣誰敢言王方惑旽拜脩禮儀判書蓋踈之也及旽敗王曰脩有先見之明禡立累遷封上黨君判厚德府事禡朝甲子卒年五十二人皆惜之諡文敬號柳巷學識行義爲世所重有

文集行於世

慶復興事恭愍 禍

慶復興初名千興清州人性清直累遷監察掌令恭愍時轉叅知門下政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紅賊八寇以復興爲西北面元帥率兵千餘屯安州畏賊不敢戰王怒欲論以軍法洪彥博言復興公廉謹篤然不閑將略是用者過也王怒解尋拜平章事守門下侍中辛丑扈從功爲一等崔濡在元譖于帝廢王立德興君發遼陽省兵納之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王以復興爲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以李珣禹礪朴椿

安遇慶等分屯諸州皆受復興節度復興移檄德興
從者略曰蘇武牧羊猶持使節管仲射鈞終相桓公
二人之事其審克之嗚呼四山雪滿大野風鳴覆瓿
車下仰視星斗於斯時也鄉忠幾何越鳥南枝狐貉
首丘爾可以人不如禽獸珣又移書諭崔濡濡奉德
興渡鴨綠江崔瑩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濡渡江而
走復興遣金南貴獻捷拜復興左侍中凱還王命有
司如迎駕儀令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慰之辛晫用
事復興雖在相位不得與聞政事爲晫所擠罷封清
原府院君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晫事洩杖流興州晫

誅名還復拜左侍中提調政房及禍立欲停書筵復
興曰聖賢書雖不讀常在手自有益禍乃講有韓略
者口給無才行初爲司憲令史以禍外戚又托乳媪
求爲持平禍一日用小帖擬略臺官復興言注授已
訖不可更改禍曰有紙墨改之何難復興又言古者
外戚不除言官禍強之復興力爭終不授復興與仁
任池齋同注擬時池李擅權舉國趨附復興廉潔自
守雖惡其貪號饕知不可救日醉酒爲事及銓注輒薦
賢以抑行賄之輩然棍二人不能行已意或先出不
與都堂有事會議輒醉不至仁任林堅味忌復興清

直訴以嗜酒不視事流清州又流評理薛師德等十
人皆復興酒徒也復興卒于貶所諡貞烈昌立賜祭
以文略曰嗚呼我先祖恭愍王卽位之初側席求賢
旰食圖理擢卿百寮之中置之憲司引入御寢咨訪
達旦遂能內誅奇轍外殲紅賊文德武烈聞於天下
我先祖中興之烈有光于祖宗卿有力焉迨至癸卯
賊臣崔濡推奉孽醜突入鴨綠授卿節鉞與崔瑩等
擊走功在社稷賜券圖形及逆屯以左道惑我先祖
卿大夫望塵趨拜昏夜走謁其門湯沸屯亦歆卿清
忠捐慨欲屈卿而致之門屢遣私人而卿不一進屯

乃譖卿卿於是。有明夷之行。三韓之人。知與不知。莫
不泣下。眈謀既覺。而誅卽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
王嗣位。賊臣李仁。任乘間。專恣鬻官。貨獄敗我先祖
嚴恭。抑畏事大之禮。尚賴卿之在朝。五六載之間。社
稷粗安。而仁任憚。卿不能縱其溪壑之欲。朝夕側目
嗾羣兇。而逐卿。予惟汲黯在漢。而淮南之謀。不得行
孔父在宋。而華督之惡。不敢作。卿在上。王朝身佩玉
室安危。朝廷輕重。誠唐之郭汾陽。裴晉公之儔也。嗚
呼。位極人臣。而無一畝於京甸。無斗粟於家瓶。簞食
水飲。弊裘瘦馬。求之千載。如卿有幾。何云。

崔瑩事恭愍二編

崔瑩惟清五世孫也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剛直忠清年十六父元直臨終戒之曰見金如石瑩佩服遺訓不事產業居第湫溢服食儉素其視輕肥者如犬豕然恭愍元年趙日新作亂瑩與安祐崔源協力盡誅授護軍三年與柳濯從元丞相脫脫等征高郵前後二十七戰又禦賊于淮安路泗和等州晝夜力戰身被數槍殺獲殆盡既還國倭賊寇西海戰克之紅賊八西京瑩以西北面兵馬使戰于鐵和咸從之間頗有功拜平壤尹時瘡痍未復餓莩相繼瑩賑濟勸耕

多方盡力十一年與安祐等收復京都錄勳一等金
鑄謀亂犯興王行宮瑩聞變馳赴擊賊盡殺之尋陞
贊成事十三年甲辰崔濡奉德興以元兵一萬渡鴨
綠江圍義州我軍敗績濡入據宣州王命瑩爲都巡
慰使節度諸軍瑩道遇亾卒輒斬以徇軍令始肅諸
將來會擊濡大敗之妖僧遍照主密直金蘭蘭以二
女與之瑩責蘭照嫉之因譖于王瑩以贊成事貶爲
鷄林尹聞命遂行晡復誣瑩交結內宦離間上下遣
李得林鞫訊瑩誣服乃削爵流之時倭寇大熾癸丑
召還以贊成事爲六道都巡察使黜陟將帥守令籍

軍戶造戰艦有罪者皆令直斷人謂瑩素不識朝士
賢否故黜陟未精後爲慶尚金羅揚廣道都巡問使
憲司啓瑩嘗爲都巡察使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爲巡
問瑩泣訴曰臣赤心徇國而致謗如此請罷臣職甲
寅瑩受命領三道二萬五千兵討濟州叛賊胡石迭
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平之丙辰倭寇扶餘
陷公州趣連山等處元帥朴仁桂迎戰敗死瑩自請
擊倭禍及諸將以老止之瑩曰臣身雖老志則不衰
但欲安社稷衛京城耳請至再三許之瑩不宿而行
至鴻山倭先據險隘三面皆絕壁惟一路可通諸將

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
林中射瑩中唇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絃而倒戰
益力遂大敗之以功爲鐵原府院君倭寇江華通津
童城等縣將士失律所過蕭然時有童子自賊中逃
還曰賊常言所可畏者惟白首崔萬戶耳鴻山之戰
崔萬戶至則士卒爭先躍馬蹴踏之甚可畏也京都
濱海畏倭寇欲遷內地禍命築宮城于鐵原瑩曰夏
月遷都恐防農業且以京城委賊國將日蹙可乎事
遂寢戊午夏倭寇德豐合德等縣入昇天府聲言將
寇京城中外大震瑩督諸軍軍于海豐郡賊覘知之

以爲破瑩軍則京城可窺趨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進擊之賊逐瑩瑩奔諸將合擊大敗之瑩從傍奮擊餘賊夜遁京城解嚴賜瑩安社功臣禍遊龍首山乘醉馳馬而墜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令人見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令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墜馬傷體臣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禍曰自今改之甲子瑩再爲侍中謝病不起又封上都統使印乞釋兵柄禍慰勉視事瑩赴都堂極言諸宰相兼并之弊遂具文案禁斷侵奪目諸相曰署此案後復有如前日者乎諸相默

然禍欲納瑩女瑩曰臣女鄙陋且非醮婦所生不可
配至尊殿下必欲納之老臣剃髮入山矣泣且固拒
麾下鄭承可等逢迎禍意遂納之封爲寧妃禍嘗憚
瑩正直不往其第自此寵愛寧妃屢往焉及戊辰六
月太祖回軍之日以禍獨與瑩凌策攻遼時瑩
與禍在八角殿諸軍一時毀垣郭忠輔等直入索瑩
禍執手泣別遂流瑩放禍于江華囚瑩于巡軍鞠攻
遼之罪移配忠州繼因典法郎舍疏論竟斬之年七
十三瑩每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前略無懼
色戰士却一步者悉斬故大小百戰未嘗一敗身都

將相久典兵權關節不到世服其清務持大體每赴
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然性少戇不學無術凡事斷
以已意喜殺立威臨刑辭色不變死日都人罷市遠
近聞者街童巷婦皆爲之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
謚武愍○臨刑之日乃曰平生未嘗造惡業我若有
貪欲之心則墓上生草不然則草不生矣墓在高陽
至今禿褚俗謂之紅墳慵齋叢話

朴尚衷事恭愍 禍

朴尚衷字誠夫羅州潘南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禮
曹正郎時享祀禮儀舊無文簿屢致錯誤尚衷叅證

古禮序次條貫手寫之以爲祀典後來者得有所據
禍元年金義殺大明使臣奔北元及義從者來李仁
任安師琦待之厚尚衷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在所
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迹已
見今若不正其罪社稷之禍自此始矣太后下其疏
都堂斬師琦梟首于市尋判典校寺事上書略曰當
今之勢正所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然謂之安者也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大明
使臣猶在境而遽興事北之議此乃危急存亡之一
大機也爲臣子而反先王事大之意至使殺天子之

使而奪其馬罪孰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忠規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二三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何如生民何復上疏列數四罪而極言之以爲四罪而有其一足以爲戮况有此四罪而不能罪之欲同受禍何哉旣得其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表達之天子以待其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辨之理宗社生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失此機噬臍何及又獻納李詹正言全伯英等上疏請誅仁任池翥曰侍中李仁任陰與

金義謀殺天使幸而獲免吳季男擅殺定遼衛之人
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鞠仁任
置而不問贊成事池齋出鎮西北得金義書不以上
達密付仁任二人唇齒煽變將然之禍不可測請誅
仁任與齋護軍禹仁烈韓理等阿仁任意上書以爲
諫官論宰相非細故也於是下詹伯英獄辭連祿生
尚衷使崔瑩池齋杖鞠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
流之祿生尚衷皆道死杖流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
朴尚真又以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林孝先廉廷秀
廉興邦鄭忠道等十餘人謀害已並流之尚衷沉默

寡言慷慨有大志博學善屬文燕居但觀書言不及
產業兼通星命居家孝友莅官勤謹不義而富且貴
視之蔑如也嘗寄詩林樸云忠臣義士世相傳宗社
生靈五百年那料奸人能賣國坐令逆黨得安眠樸
不答○鄭忠道迎日人爲詩有豪氣年十九中第三
十八兩府士論不以爲太早恭愍朝鎮合浦又鎮東
北面號令明肅士卒喪服諡文貞○金九容初名齊
閔方慶之後爲仁任所竄居驪興放迹江湖官至判
典校洪武十七年以行禮使至遼東摠兵官潘敬執
送京師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病卒有惕若齋集

李穡事恭愍 禍 昌 恭讓

李穡字穎叔贊成事穀之子自幼穎悟絕倫至正辛巳年十四中成均試穀仕元穡補國子監生員在學三年穀在本國卒自元奔喪恭愍初服中上書言時事曰正經界曰禦倭寇曰論文武曰崇學校曰抑異端其抑異端曰佛大聖人也又曰佛者至聖至公云二年擢魁科甲午以書狀官如元遂擢制科甲第二名勅授翰林同知制誥國史編修官東歸陞內史舍人乙未夏又充書狀官如京仕翰林院權經歷丙申以母老棄官東歸蓋知天下將亂也為吏部侍郎轉

右諫議大夫請行三年喪從之以言事忤權貴一時
諫官皆左遷擬稽尚州待曉將發夜命下進拜樞密
院右副承宣王謂宰相曰李稽才德出衆用舍不如
此無以服人心自是叅掌機密凡七年辛丑冬紅賊
陷王京乘輿播越臣僚多潰散稽從王不離側洪濟
多艱弼成克復之功策勳一等十一年王聽僧言賜
田會稽奉御寶印監試榜王遣宦官命并印賜僧牌
稽曰此事宜議諸大臣王怒甚稽恐印牌王怒猶未
解命停印榜柳淑諫曰僧以非理干瀆聖政稽爭之
誠是殿下聽非理而罪爭臣於理何王怒稍霽乃印

榜遷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自是與國政雖在罷

閑有大政必就問焉十六年判開城府事兼大司成

兵亂之後學校廢弛增置生員又擇經術之士金九

容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兼學官宜中密

敏篤學先是奉使者多賈金帛輕貨中國以謂高麗人假事大貪貿易來耳宜中以密直提學如京請還

鐵嶺地不賚一物遼東護送徐顯索布傾橐示

解一紆衣與之顯嘆其清白以告禮部天子引見衛

之有加途寢鐵嶺立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稽夏定學

衛之議仕本朝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論難忘倦於是學

者全集程朱性理之學始興侍中柳濯與密直鄭忠

道安克仁等上書極諫馬巖之役非止勞民傷財術

家有言作室此地異姓王矣王大怒下濯忠道獄命李穡柳淵等鞫之眈曰侍中當死矣王欲殺濯命穡製教諭衆穡請罪名王曰久爲首相多行不義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田二也公主之薨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穡曰此皆已往事也近日濯等上書請寢土木之役雖名四事國人皆謂上書之故又此四條皆非可殺之罪願更思之王益怒穡俯伏曰臣寧得罪安敢爲文以成其罪又上書之事非獨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眈方在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爲上怒甚不敢

告耳王命侍中春富封國印春富俯伏不敢眈曰宜
令言者封之乃命稽稽恐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稽
謹封王曰卿以予爲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
者我太祖初豈王孫哉予乃遜位矣乃移御不許進
膳知印林樸奉國印進命排出之眈欲解王怒啓王
下稽獄使李仁任柳淵鞫之稽曰臣敢盡言者欲王
動心省悟也因泣下曰稽之泣非喪死也但恐因此
一失主上之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具以聞

王遂感悟命皆釋之

眈誅後因憲司奏劾遂縊殺柳濯國人有涕泣者濯高興人諡

聽禍朝封韓山君上書乞退不允十一年檢校門下

侍中及戊辰我

太祖回軍之日欲擇立王氏大

將軍曹敏修密問於稽稽乃曰當立前王之子於是
立昌爲王稽以侍中與密直李崇仁如京師賀正請
王官監國自玄陵之薨天子每徵執政大臣八
朝皆畏懼不敢行稽爲相自請入朝帝素聞稽

名禮待甚厚及還語人曰今皇帝心無所主之主

也時論譏之曰大聖人度量俗儒可得而議乎已已

稽謁禍于黃驪府七月稽乞解職舉李琳自代稽判

門下府事十月諫官吳忠忠等彈劾李崇仁服喪爲

試員赴京親買賣誣陷永興君之罪流京山府權近

上書曰崇仁父元具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欲及其生
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崇仁之才憫元老之
志俾掌監試若崇仁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
生父也故雖內不自安而黽勉就職孔子所謂觀過
知仁者也是誠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孝也今之
仕者或有父母俱沒三年之內冒干口傳赴試登第
者或有踐華要坐府司刑人殺人不以爲愧者不審
此人父母俱沒爲誰榮乎爲自己也爲父忍母猶爲
不孝爲自己忘父母得爲真孝乎其他買賣誣陷之
事亦極論救之時大司憲趙浚起復故謂近疏論已

深銜之患忠等疏論近黨附崇仁流寧海府稽亦不
自安乞辭職歸長湍別業十一月昌廢恭讓王立稽
自長湍入賀王親享大廟告卽位有司請撤禍母神
主稽曰此事未保其終姑徐之已而忠忠趙璞等上
疏極論稽立昌迎禍反復歸詐之罪命罷稽父子廢
敏修爲庶人臺諫交章論稽種學止於罷職則萬世
姦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明正其罪李崇仁河崙前
爲仁任腹心後徇稽奸計種學以立昌爲父之功言
於宦官李芬請令有司論罪於是流稽父子崇仁崙
芬于外徙敏修于三陟二年庚午春諫官又上疏請

置稽敏修等極刑乃并徙邊遣患忠田時鞫稽于長
湍使獄卒執杖立左右竟日通夜逼供獄辭臺諫復
論敏修稽近等遂徙稽于咸昌餘皆流貶繼有趙胖
王昉自京師回啓尹彝李初訴 帝之言臺諫相

繼請鞫彝初之黨大獄遽起遂下禹玄寶等十餘人

于巡軍獄逮繫稽李琳禹仁烈李仁敏鄭地地少有大志姿

魁偉性寬厚爲將好讀書通大義凡出入常以書籍自隨逮獄不服言必誓天辭語慷慨放後退居光州

恭讓三年被召未赴而卒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于清州

獄遣門下評理尹虎同楊廣道都觀察柳珣鞫稽等

方鞫諸囚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直衝北

門城中水波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蒼黃攀

樹木以免事聞命放諸囚安置臺諫復論執不已又

鄭道傳上書都堂請誅檣及玄寶玄寶字原功丹陽人恭愍朝登第累

遷執義左司議時正言尹紹宗曠職劾去之金興慶斬

金師幸玄寶知之託以紹宗曠職劾去之禍立授代

言轉大司憲贊成事回軍之際禍以玄寶為侍中數

日罷恭讓立金侂獄起辭連玄寶郎舍請置極刑夢

周誅鞠諫官金震陽等辭連王釋不問都評議司執

玄寶與其子洪壽洪富洪庫洪得洪命及宗室南平

君和等二十餘人并竄遠地臺諫交夏於面對極言

章請誅留中不下八本朝卒諡忠請

宜置極刑臺諫繼論乃流檣咸昌玄寶種學皆流遠

地三年冬省憲疏論道傳內懷奸惡外施忠直陰誘

糾正非毀臺諫請置極刑王命放歸奉化省憲再論

道傳家風不正派系未明濫受大職混淆朝廷之罪
命移配羅州召還稽崇仁以稽及玄寶封府院君四
年壬申夏諫官金震陽等極論浚道傳等罪請正典
刑疏上留中不下翌日震陽等伏閣夏請並流浚道
傳等遠地已而夢周遇害放稽于韓州王使謂稽曰
卿其去矣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稽憮然曰臣顧無田
宅果安歸乎遂貶衿川尋徙驪興又移長興府冬宥
歸韓州稽天資明敏博覽羣書爲詩文操筆卽書略
無凝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者皆仰慕
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遠色不

露圭角不治生產雖屢空不以爲意與夢周同心終始不變臣節然志節不固無大建白學問不純崇信佛法○乙亥秋公遊關東八五臺山我 太祖遣

使迎致仍封韓山伯待以故舊之禮公進見而退送

至中門丙子五月請往驪江避暑將登舟疾作卒年

六十九諡文靖炳○公自遼陽之逝母遼陽縣君哀毀成

疾聞恭愍薨愈篤杜門臥者七八年間奉旨銘指空

懶翁浮屠其徒因多往來于門凡求詩文叩者輒應

頗有佞佛之譏恭讓王時累次召還爲忌公者所劾

輒見斥逐人有譏公往來不憚煩者又有爲公危之

欲其稱疾無行者辛未冬又自咸昌被召而來門人
權近亦貶忠州路見公以所聞告之公曰是則詐也
入臣之道惟君所命名之則來揮之則去死且不避
往來何恤焉狀行○壬申六月居驪興壁寺有泛舟鷓

鷓巖詩詩止於此

護聞

公有詩集三十五卷文二十

卷○稽嘗語人曰昔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論

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
革也必以爲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
能系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
得已而爲之者也今稽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

此意也 本史

○任弼仲丙辰丁巳錄曰訥齋集中甲戌九月日
在秋城衙齋牧隱先生見夢中授詩一篇吞其半
前數日與元冲論此老心事得其實云詩曰先正
韓山世已遼人間不朽挺巍巍史家秉筆公何在
昭代凌烟影獨遙所謂史家秉筆公何在者蓋指
當立前王子之事也及訥齋撰東國史略則引牧
老嘗語人曰晉元帝八繼大統致堂胡氏論曰云
云而斷之曰今稽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
意也以今觀之此筆亦豈盡牧老心事者蓋難言

也革命時史筆固不可盡信嘗聞原州有元氏藏其先祖元天錫遺稿者天錫恭愍時人與牧老諸公相往來言當時事後世所不能知者云

○按牧隱集中有胡不歸行一篇曰胡不歸胡不歸汝其老矣胡不歸汝所天兮賓于天汝獨留兮鼎湖波遠明斜暉斜暉欲墜不可駐風聲悲號天地亦爲之依依其終曰胡不歸胡不歸無不足兮奚所希青山隱隱水鏡淨我臆所屈惟漁磯滾味落句語意則似在己巳年間乞退歸長湍別業時作也詩辭悽惋憂傷激烈觀此亦足以知公之心

事矣○又按對菊有感詩人情那似物無情觸境
年來漸不平偶向東籬羞滿面真黃花對偽淵明
龍沙漠漠又秋風衰草連雲落照紅折得黃花誰
上壽海西千里是行宮

鄭夢周事恭愍 禍 昌 恭讓

鄭夢周字達可襲明之後至元丁丑十二月戊子生
初名夢蘭改夢龍旣冠又改今名恭愍九年庚子連
魁三場遂擢第一人選補藝文檢閱癸卯以東北面
都指揮使韓邦信從事官征女真于和州乙巳丁外
艱時喪制紊弛士大夫皆百日除喪夢周獨廬墓哀

禮俱盡國家為旋其間壬子春以書狀官從洪師範
赴京賀平蜀秋還到大倉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
師範溺死夢周萬死乃生割韜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翌年秋乃還初 皇明之肇興也
公力請于朝首先歸朝大為 高皇帝所嘉至洪

武八年乙卯恭愍被弒金義殺使國人恟懼未敢通
使 大明夢周時為大司成上書曰吾東國僻在海
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事之也視天下
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播遷 大明龍興我上

昇王恭愍知天命奉表稱臣

皇帝嘉之封以王

爵錫貢相望者六年于茲矣今上卽位之初賊臣金
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八北元與元遺孽謀納
瀋王罪惡甚矣國家不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
金濟奉貢北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三
人張子溫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衛公然還國
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接境上乃曰
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氏失國遠來求食冀
得一飽以延須臾之命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
示我之強事之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
聞其詔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

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國臣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方爲臣子者其可忍乎又况朝廷初聞金義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而不問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也若興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乎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人情洶洶恐生他變伏惟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吳季南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之京師則曖昧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養兵待變聲言向北則元氏遺種斂迹遠遁而國家之福無窮矣

與夢周抗章論列者十數人池李燧忌貶夢周彥陽
餘悉流遠州踰年賜環時倭寇充斥瀕海蕭然國家
患之嘗遣羅興儒使霸家臺說和親其島主拘囚興
儒幾餓死僅還權臣喩前事以夢周繼使日本禍四
年也是行也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
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
筆立就緇徒全集日擔肩輿請觀竒勝及歸刷還俘
尹明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夢周又問倭賊奴我
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將各出私貲且爲書授
尹明以遣賊魁見書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

得侍歸倭人稱慕不已後聞夢周辭者壬戌夏進貢

金銀到遼東乃還冬又以請謚再赴京時本國與朝

廷多釁帝怒將加兵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

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于遠地癸亥當遣使賀聖節

人皆規避最後擬遣陳平仲平仲賂林堅味辭疾卽

舉夢周禍召面諭之夢周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

况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

九十日程今去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浹則餘日僅

五十此臣恨也遂行晨夜倍道及節日帝覽表

畫曰爾國陪臣必相托故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

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同差來者乎夢周悉陳其時
船敗留滯 帝特賜慰撫優禮以送遂放還尚載

等丙寅夢周又如京師請蠲減歲貢奏對詳明

帝命削去歲貢已巳廢昌立瑤及誅禍昌之時夢周

與僕長壽等長壽僕遜之子遜回鶻人仕元避紅賊
東奔長壽恭愍朝命赴試登第歷官判

朝三司仕慶州亦參勳列恭讓王以夢周守侍中判都

評議司益陽郡忠義伯壬申夏諫官金震陽李擴李

來李敢權弘柳沂徐甄李作李申等極論趙浚鄭道

傳南閭尹紹宗南在趙璞等並流遠地時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知浚道傳閭等有推戴之意欲乘

太祖墜馬病篤圖之於是省憲交章請誅浚道傳

等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宗議於麾下士謀去夢周夢周聞之詣
太祖

邸欲觀變
太宗曰時不可失乃遣趙英珪等要

於路擊殺之四月初四日也是日梅軒注謁適公出

人帶弓箭橫過馬首者公願請梅軒曰君勿隨吾行

梅軒猶隨之公色怒曰何不聽余言不得已辭去俄

有人來遇害矣鄭梟首于市籍家產並治其黨李崇仁趙

瑚李種學種善金震陽李擴烏庶人繼而臺諫疏論

僕長壽李茂李彬金履安魯生崔關金瞻黨附夢周
並遠流又論金震陽等杖震陽一百流遠方禹洪富

洪壽遠流秋七月恭讓王遜于原州夢周天分至高
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
深有所得時經書至東方者惟朱子集註耳夢周在
學官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
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嘆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
橫說豎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及爲相國
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受大疑不動聲色而
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多所張設時稱王佐之才時俗
喪祭專尚桑門法忌日齋僧時祭雖名家只設紙錢
祭竟焚之或廢者頗多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

立廟奉祀又以守令雜用叅外吏胥秩卑人劣始選
叅官有清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都評議司
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始置經歷都事籍其出納
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其他革胡服
襲華制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皆其畫也所
著詩文豪放峻潔號圃隱○李崇仁字子安星山人
恭愍朝登第歷藝文應教門下舍人禍初拜典理摠
郎與金九容等請却北元使坐流尋釋之轉右司議
大夫上疏論時政昌立諫官具成佑吳忠忠等劾崇
仁疏京山府權近上疏論救亦坐貶語在李穡傳彝

初獄起逮繫清州以水灾免未幾召還除知密直司
事同知春秋館事又以鄭夢周黨削職遠流尋卒崇
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稽每歎賞曰此子文章求之
中國世不多得

高皇帝嘗覽崇仁所撰表嘉之
曰表辭誠切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亦莫不歎服有
陶隱集行世○金震陽字子靜鷄林府人性慷慨不
羣少孤力學恭愍朝登第調藝文檢閱不十年敷歷
華要由門下舍人陞左司議恭讓時彝初獄起震陽
語同僚曰彝初之事三歲小童亦知其誣憲司劾以
輕論大逆以沮正論請削職遠流王止罷其職起爲

左散騎常侍壬申夏與諫官李擴等劾流趙浚等夢
周遇害卽杖流遠地尋卒常居草屋號草屋子○李
種學稽之子仕至簽書密直司事盡節麗朝畢命改
社號麟齋

補遺

冶隱以下數君子風節表表在入耳目而原
史不載博考諸書補錄如左

吉再

吉再字再父號冶隱善山海平人性穎悟清苦年十
有二始學十六作詩曰臨溪茅屋獨閑居月白風清
興有餘外客不來山鳥語移床竹塢臥看書自是好
讀書負笈尋師不憚遐險就商山司錄朴貴受論孟

等書時父元進遊宦松都又娶盧氏女與再母金氏
音耗漸踈金因以致怨再說母以夫婦人倫之義母
聞而感悟終不出怨言一日辭于母隨朴賁或騎或
步覲父于京事父至孝盧氏或有不慈之言起敬起
孝盧感而待之如所生子因游牧隱圃隱陽村諸先
生之門始聞理學之至論元進知錦州事再歸覲因
娶婦申氏申家甚饒申遂忘其驕富遵奉法制化爲
柔順婦人事舅姑以孝丙寅登第轉成均博士時國
家攻遼東再作詩曰龍首正東傾短堦水芹田畔有
垂楊身雖從衆無奇特志則夷齊餓首陽已巳拜門

下注書庚午春知國之將亾辭以母老棄官還鄉道
經長湍訪牧隱告其志牧隱贈以詩末句云軒冕儻
來非所急飛鴻一箇在冥冥退居鳳溪舊廬除官不
起辛未聞驪興凶計不食鹽果方喪三年時母年六
十有奇晨昏定省奉養兼盡夜披衾朝歛枕躬自爲
之妻孥欲代之再曰吾母老矣後日雖欲爲母爲此
不可得也遠近學徒四集常與討論經傳樂以忘憂
無復有聞達之意庚辰秋我太宗徵以太常博
士臥不起州官督令如京再上箋自陳不事二姓之

志

上嘉其節義優禮遣之

讀書太宗在潛邸入學再以同里開相

從講廟情
義甚欵

居家淡泊安靜輕財重義生理屢空怡然
不以爲意篤於親故謹於喪祭一從文公家禮不用
浮屠法每值親忌一粒不下口垂淚終日每中夜而
寢鷄鳴而起具衣冠晨謁祠堂遂及先聖退于書室
對案危坐講明道學竟日忘倦務合程朱之旨言必
主忠孝闢異端緇流感悟而反本者數十人年五十
七聞陽村卒哭泣行心喪三年年六十五朴公賁卒
又行心喪三年其老而勤禮如此已亥年六十七卒
本朝 世宗元年丙午贈司諫院左司諫○權陽
村題南在諸公贈治隱詩帖略曰有高麗五百年培

養教化以礪士風之効萃先生一身而收之有朝鮮
億萬年扶植綱常以明臣節之本自先生一身而基
之其有功於名教大矣後南在爲監司建祠以祀之

吳山志間
採他書

佔畢齋彝尊錄曰鄉先生吉公再以嘗仕高麗辭
祿於本朝累徵不起卜築金烏山下教授子弟童
叟雲集其教自洒掃應對之節以至蹈舞詠歌不
使之躡等公公畢齋
父叔滋亦往受業焉畢齋又有詩曰

爨婢亦能詩相杵至今人比鄭公鄉治隱訓誨諸
生課讀童孩

一家化之婢美眷粟亦歌詩相杵如後漢鄭玄家
婢皆讀書有婢不稱旨使人曳泥中一婢問曰胡

爲乎泥中曰
逢彼之怒

○退溪先生曰吉再麗夫爲注書志操高潔學問

醇正鄉人化之雖庸婦亦以貞烈自守國初屢召

不起詔使許國問本國賢士先生對之以是世

污以棘圍籬自守幾十年一日夜卒自戍還呼使

開門妻不應卒曰久役始歸何不歡迎而乃閉門

爲妻曰雖信吾良人暮夜潛入則豈半生守燈之

義乎使吉再翁聞之亦以爲何如卒止宿籬下翌

朝會隣里迎入

爲夫婦如初
○柳省巖希春曰冶隱質美而學粹好義而崇禮
孝於親忠於君隆於師盡臣子在三之節旣以此
終身又以此教人雖古之醇儒不是過也續蒙求

○柳西厓成龍砥柱碑陰記略曰吉先生仕於高麗之季知其將亾高蹈雲林迨乎 聖人作萬

物覩日月新暉山川改觀向之飲食煦煦於王氏之門者奔走恐後而先生以不事二姓之義正色昌言屏跡衡門矢死不起其志烈矣夫犯天下之大難立天下之大節行天下人之所不能爲能使烏山一區獨留王氏甲子於數十年之久嗚呼真砥柱也夫

○魚潛夫詩曰落落高標吉注書金烏山下閉門

居首陽薇蕨殷遺草粟里田園晉故墟萬古名垂

扶大義至今人過式前間生爲男子誰無膽立立
峯巒摠起予

徐甄

徐甄利川人登第恭讓壬申夏爲掌令與省憲交章
請誅浚道傳等及夢周遇害並治其黨甄亦流遠地
革命之後遯居衿川鄉曲慨念前朝之事作詩云千
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
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欲罪之
太宗變色曰甄
爲高麗之臣作詩忠之是亦夷齊之流不可罪也獻

韻玉亦出慵齋
叢話間採原史

李養中

李養中廣州人麗季仕爲刑曹左叅議當革命之初
抗節不仕遁居村庄不受徵命 太宗卽位以龍
潛故人特拜漢城尹亦不受 太宗嘗幸廣州召
見之養中以野服携琴獻酒魚 上歡甚竟不能
奪其志特官其子以獎之 大東韻玉

金澍

金澍善山人侍中宣弓之後判書元老之子恭讓王
朝以禮儀判書如 皇朝賀節還到鴨綠江聞我

朝開國寄書夫人

夫人文化柳氏

曰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吾渡江卽無所容其身夫人有娠若
生男名以楊燧生女也名以命德仍送其朝服及靴
曰但以此爲信夫人下世後以此合葬爲我夫婦之
墓且以到江上還向中朝之日爲我忌日葬後勿用
誌文墓碣遂還八中原居于荆楚云其子孫相傳十
二月二十二日爲先生諱日卽江上發書之日也夫
人解挽得男命之曰楊普蓋改燧爲普登文科官至
宣慰使楊普之孫之慶大司憲之慶之子應箕左議
政曾玄諸孫躋顯仕者相望其墓道尚闕表石者遵
其遺命也先生卜居善之新谷里籠巖下鄉人尊慕

之不敢名而因稱籠巖先生萬曆丁酉秋冊封日本
之行有幕下官許惟誠者到東萊自稱先生之裔因
言先生家荆楚生三女許卽其婿之一許及其二女
之後多登仕籍者云且問先生應有其後欲見新谷
之金不問善山金姓人只知善山爲金氏鄉貫而莫
曉所謂新谷之金不能對後孫竟不得與惟誠相見
噫先生徇國之節旣足以震耀於宇宙間而其家令
之出於倉卒之際者猶以眷眷以無聞於世爲言以
此人無有知之者遂寥寥至今可慨已抑應箕聞人
而略不爲祖先爲闡揚計亦少椎矣

籠巖先生傳

贊曰麗朝之亾如鄭公夢周李公稽金公震陽李
公種學吉公再徐公甄之數君子者或死或不死
而其義形於色自靖於心則同歸云爾至如李來
乃直臣存吾之子來亦以諫官同金震陽紜鄭道
傳輩背國之罪此則幾矣而乃八維新之朝叅
佐命功其視乃父有愧色矣總之麗末之臣乃心
王室者固自有數夫以善之一府僅百里邑而乃
有吉公再人不知又有如金公澍者一時並起方
駕齊驅追蹤夷齊屹然爲千萬世人臣二其心者
防遺忠獨萃於一邑斯固地靈之所鍾非耶金烏

之山巍然若增重者嗚呼盛矣哉且沒世而名不稱君子疾之名固非可厭也乃籠巖所立如是之烈而竟泯其跡不爲身後名計欲使後世不復知有籠巖者嗚呼先生之高於人殆未易量哉上同

元天錫

元天錫原州人自號耘谷見麗李政亂隱居雉嶽山下躬耕養親一意韜晦不求人知按部錄於軍籍公作詩以自寬有杏壇風月魂空斲檢不得已而赴試

一舉中進士亦不肯仕退歸鄉里與牧隱諸公相友善往來酬唱寓物興懷傷時感慨有次牧隱詠菊一

絕曰須信無情勝有情無情元是一生平陶公去後

今千載依舊東籬燦燦明我 太宗微時嘗從公

受學及貴屢召不起為幸曾遊覺林寺仍枉其廬天

錫避不見 太宗只招其當時爨婢賜之食物而

返此一轍當初鄉人至今傳說公所著詩總數千餘

首晚年手書六卷遺後孫秘之遺稿中悉記麗末時事連革世後直書新

國不復稱國家乃糊其封題其表曰非賢子孫不能開歷五六世不發今見存只一三兩卷云

○按耘谷先生身際衰亂知時事不可為夙自肥

遯韜光林下觀其錄籍自寬詩則人不知不愠詠

菊和絕則靖節後一人及乎湯幣慇懃 聖駕躬

臨而益堅採薇之操終守踰垣之志其見幾高蹈
至死不變絕一點污此則一時如冶隱諸君子亦
所不及至於傷二君之作忠憤藹然遺篇短什糊
封書戒使後世亦不復知有斯人而一區雉獄清
風颯爽鄉談士論有百世不磨者式至今日立祠
宇建書院而聞風者聳蒸頃辛韓公伯謙千里貽
書道以纂入東史往復再三愚竊慨念以如是風
節尚未列史傳茲敢就韓錄刪潤之追覈博詢士
友添刻補遺諸公之次第以原稿散亾殆盡使麗
末詩史實蹟不得盡傳於百代之後可勝嘆哉

三國叛賊

百濟解仇擅權亂法畜無君之心其君文周出獵使盜弒之○百濟王牟大以苻加鎮加林加遂怨王王出獵泗泚西原阻雪宿焉加使人刺之叛據加林城後被誅投之江

泉蓋蘇文勢悍凶殘高句麗王建武密議欲誅事泄蘇文召集部兵殺諸大人凡百餘人遂入宮弒王棄之溝中專擅國事常身佩五刀出入以兵自隨唐貞觀十八年帝遣丞相玄奘賜璽書高句麗

王諭以戢兵若夏攻新羅明年發兵擊爾國矣蓋
蘇文不奉詔再遣使蓋蘇文脅使者囚之窟室於
是帝詔諭天下高句麗蓋蘇文殺主虐民今欲巡
幸幽薊問罪遼碣以李世勣爲將伐高句麗拔玄
菟等十城圍安市城未拔而旋師其後唐龍朔年
間蓋蘇文死

憲昌新羅憲德王壬辰以熊川州都督舉兵叛國
號長安脅武珍完山等十餘郡王遣將討之圍熊
津城憲昌自殺

高麗叛賊 權兇

王規女爲太祖第十六妃生子曰廣州院君規謀
弒惠宗立院君事覺而惠宗不之罪規殺大匡朴
熙述西京大匡式廉聞規將作亂引兵入衛竄規
于甲串遣人追斬之誅其黨三百餘人

史氏曰惠宗知規逆謀拱手謹避高麗五百年君
弱臣強之端已兆於此若康兆資謙仲夫義方之
徒接跡於世而忠獻一家四世專擅仁俊林衍日
新相繼跋扈君若綴旒而國不可爲矣由其不能
謹之於始也

康兆穆宗朝以西北面巡檢使聞金致陽與皇甫

皇后通潛懷異志舉兵以靖國亂烏名八衛遂廢
穆宗誅致陽父子放穆宗于忠州行至積城北遣
人弒之顯宗初庚戌契丹主自將四十萬兵聲言
問康兆弒君之罪到通州執康兆副斬之

李資謙仁宗外祖也烏太師中書令漢陽公又冊
封烏功臣領門下尚書判吏部事朝鮮國公食邑
八千戶所降詔書不稱名不稱卿子之美等六人
并除樞要仁宗出殿門親傳詔書百官賀次進資
謙私第賀仁宗初詔曰李資謙於朕烏外祖其班
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令大臣侍從會議語在金

富弼傳資謙釋服赴中書省宰樞文武官階上下
綴行陳賀是日大雷雨震迎恩館資謙欲固其權
寵納兩女于王是日大風雷拔木開府置僚內外
賀謝稱箋多樹黨與勢焰益熾有不附已者百計
中傷流殺惟意王頗惡之內侍金榮等謀誅之事
世資謙與其黨拓俊京殺宿衛異已者殆盡火宮
禁須臾迨及內寢王夜步至山呼亭嘆曰恨不用

金仁存之言也

資謙將謀亂仁宗欲除之問計於仁存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絕

况黨與滿朝不可輕舉王不聽竟致亂

資謙仍圖不軌王密與崔忠

全謀之恩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俊京上若

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忠全乘間說

俊京沒策討之誅流其黨流資謙及妻子于遠地

俊京既去資謙恃功跋扈左正言鄭知常知王忌

俊京上疏極論遂流俊京于遠地欽宮時直史館

掘地藏之免火後遷直翰林毅宗時追贈吏部侍郎○忠全耽津人錄功官至太尉配享王廟

五賊 妙清柳昂趙匡趙昌言安仲榮初西京僧

妙清小監白壽翰等以陰陽詭誕之說眩惑眾人

鄭知常乃以西京人深信其說以謂上京基業已

衰西京有王氣宜移都騰口交譽大臣等從而和

之遂奏妙清聖人也壽翰其次也國家之事宜一

一問而行之於是作新宮于西京林原驛己酉仁
宗幸西京御新宮受賀妙清壽翰知常等言方上
坐殿聞空中有樂聲此豈非御新闕之瑞乎遂草
賀表請宰樞署名宰樞不署知常憤然妙清請置
八聖堂于林原新宮中皆繪像知常等以爲聖人
之法利國必基請致祭八聖知常撰其文曰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卽無而有卽實而
虛蓋謂本來之佛又曰况矣至真雖不可象靜惟
實德卽是如來其矯飾誣說如此時樞密任元敦
上書曰妙清白壽翰等肆其姦謀以恠誕之說誑

惑衆心臣恐將有不測之患請戮之於市繼又李
仲文公裕林完等上疏言妙清壽翰皆妖人也眩
惑左道欺君因上請斬之以答天戒乙卯春妙清
柳昂與分司侍郎趙匡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榮
等遂以西京反矯制囚留守員僚又遣人執西北
面兵馬使李仲並僚佐諸城軍將皆拘之遣兵斷
岳嶺道劫發諸城兵徵兵兩界國號大爲建元天
開於是王命金富軾將三軍往討之富軾議諸相
先斬知常金安壽翰等於宮門外大軍始至列城
震懼富軾遣僚掾于西京曉諭至七八趙匡斬妙

清柳崑以降匡等尋復叛至丙辰始克討平之

四凶 鄭仲夫字義方李高李義旼仲夫海州人
方瞳廣頰白哲美鬚髯身長七尺餘初其州上軍
籍封臂送京宰相崔弘宰見而異之克禁軍昵侍
左右仁宗甲子金富軾之子敦中新及第年少氣
銳因宮庭除夕儺禮以燭燃牽龍鄭仲夫髯仲夫
手搏辱之富軾怒白王將搏拷王異仲夫爲人乃
令逃免遂噉敦中毅宗荒于酒色日與諸學士吟
賞風月酣飲達曙每至佳境駐蹕忘返大將軍鄭
仲夫以下諸將疲困憤惋始有不軌之心承宣林

宗植起居注韓賴怙寵傲物蔑視武士衆怒益甚
庚寅八月王自延福亭如興王寺又將移幸普賢
院仲夫謂義方曰無失此機至五門前召侍臣行
酒酒酣謂左右曰壯哉此地可以隸兵命武臣爲
五兵戲蓋知武臣銜望欲因以厚賜慰之也賴恐
武臣見寵遂懷猜忌大將軍李紹膺與一人相搏
不勝而走賴遽前批其頰卽墜階下王與羣臣撫
掌大笑宗植李復基亦罵紹膺於是仲夫金光美
等失色相目仲夫厲聲詰賴曰紹膺雖武夫官爲
三品何辱之甚王執仲夫手慰解之高拔刃目仲

六仲夫止之至昏駕近普賢院高與義方先行矯
旨集巡檢軍王纜入院門羣臣將退高等手殺宗
植復基于門承宣金敦中知亂作在途佯醉墮馬
而逃賴潛匿御床下王大驚使宦者王光就禁之
仲夫曰禍根韓賴尚在王側請出誅之賴挽王衣
不出高拔刃脅之乃出卽殺之於是承宣李世通
內侍李唐柱御史金起莘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
臣僚宦侍皆遇害積尸如山初鄭李約曰吾曹袒
右去幞頭否者皆殺之故武人不去幞頭者亦多
被殺惟承宣盧永醇本兵家子且與武人相善故

免王大懼欲慰安其意賜劔諸將武臣益驕橫先是童謠云何處是普賢利隨此畫同刀殺或告鄭李曰敦中先認而逃鄭李驚曰若敦中入城奉太子令閉城門奏捕亂首則事危矣遂遣戾足者抵京城至敦中家問承宣所在答以扈駕不還其人回報鄭李喜曰事已濟矣乃留其黨守行宮選驍勇直走京城僂入闕執樞密梁純精等凡內直員僚皆殺之殿中內給事文克謙獨免囚于宮城高義方等率巡檢軍夜抵太子宫殺行宮別監金居實員外李仁甫等十餘人使人呼於道曰凡戴文

冠者雖至胥吏俾無遺種平伍蜂起搜殺判吏部
崔哀稱許弘材等宰樞郎舍五十餘人王益懼名
仲夫謀弭仲夫唯唯不對王卽拜高義方爲鷹揚
龍虎軍中郎將以義方兄俊儀爲承宣其餘武人
皆以此陞仲夫等以王還宮時王光就謀聚儕輩
討仲夫等韓淑泄謀仲夫等又索隨駕內侍十餘
人宦豎十人殺之王坐修文殿飲酒自若使伶官
奏樂高蔡元欲弒王梁淑止之九月仲夫等遂放
王子巨濟太子于琮島殺太孫王於馬上嘆曰若
早從克謙之言豈有是辱金敦中道八紺岳山仲

夫購之甚急敦中從者八京候家安否利重賞遂

以告殺之敦中臨死嘆曰吾不黨韓李但流矢之

變禍延無辜今日之及宜矣癸宗丁亥幸奉恩寺

承宣金敦中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突觸一騎

士矢房矢躍出落鞞傷敦中不自首王驚愕以爲

流矢購捕日急兵部侍郎趙冬曦聞變將往東原

無辜多枉死舉兵討賊至鐵嶺猛虎當道不得過追騎及而捕

殺之仲夫等欲撤文臣家陳俊止之曰吾輩所嫉

怨者復起賴等四五人今殺無辜亦已甚矣若盡

撤其家其妻子將何寄生義方等不聽遂縱兵毀

之是後武人習以爲常若有讎怨者輒毀其家仲

夫義方等迎立王弟翼陽公是謂明宗仲夫等殺
驍宦白子端王光就等梟首于市其他宦寺及怙
寵驕恣者戮之幾盡釋克謙命書批目仲夫爲叅
知政事高義方爲大將軍皆兼執奏其餘武夫超
資越序職兼華要者不可勝數義方等旣白王以
克謙爲承宣文臣若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
倚之多咨訪故事諸武臣會重房悉名文臣之遺
者李高欲盡殺之仲夫止之高有非望之志陰結
惡少及僧玄素等日夜宴飲元年辛卯王將宴慶
正宮高陰令玄素招致惡少袖刃隱屏間將作亂

謀泄內侍將蔡元又義方素惡高逼已與元謀候
高至宮門外卽擊殺之分捕黨與皆誅之蔡元陰
謀盡殺朝臣事泄義方又忌之遂斬元于朝並誅
門客羣少癸巳秋八月東北面兵馬使金甯當起
兵於東界欲討鄭李復立前王遣張純錫柳寅俊
至巨濟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義方聞之使將軍
李義旼領兵趣南路以圖之

義旼慶州人膂力絕
人橫於鄉曲選補京

軍善子搏殺宗愛之庚寅
之亂義旼所殺者居多

南當爲安北都護府所

執送于京義方鞠殺之南當臨死誣曰凡諸文臣

孰不與謀於是一切誅戮或投江水時文士戮且

盡中外必必莫保朝夕郎將金富謂仲夫義方曰

天意未可知人心不可測恃力不揆義猶雞衣冠

世寧少金甫當乎吾輩有子女者悉令通婚文

以安其心可久之道也眾從之自是禍稍止之

文臣之家賴陳俊全活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湜澤溫皆登第有文名湜官至御史準直

翰林善為詩富之子就礪孫佺俱為首相後多顯達十月義旻弒前王于慶

州襄以禱合兩釜投淵中忽有旋風卒起塵沙飛

揚僧有善泗者取釜棄屍戶長嘯仁等密具棺奉

瘞水濱初前王宴金使王聞使善相請曰寡人壽

幾何金使曰國王之壽久不可數今滿庭老少之

臣盡逝然後有臨川之患王自計必壽不復問及
庚癸之亂老少文臣皆被害而王亦遇淵上之變
其言果驗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衆心憤怨
時尹鱗瞻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
門外鄭筠密誘僧宗岳等託有求訴隨義方後伺
隙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皆殺之將軍慶大
升嘗憤仲夫跋扈謀欲討之以其事艱大隱忍未
發又畏宋有仁未得間有仁仲夫婿也及有仁斥
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大升與所
善勇士牽龍許升謀已亥九月藏經會畢之夜伏

死士三十餘人使許升先殺仲夫子鄭筠令應以
嘯聲大升率死士踰入宮墻殺大將軍李景伯所
見輒殺鋒刃交接王驚愕大升進御室外大聲曰
臣等衛社稷請上無恐王出御宮門召大升等賜
卮酒慰之大升因請發禁軍捕仲夫及有仁父子
皆斬之梟首于市捕斬四家之黨朝士詣闕賀大
升曰弒君者尚在焉用賀爲義旼聞之大懼大升
清州人膂力過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年十五蔭
補校尉累遷至將軍常憤武人不法慨然有復古
之志文官倚以爲重武官畏憚不敢縱肆年三十

而卒義旻至明宗二十六年丙辰爲崔忠獻忠粹
協謀誅之

四世權兇

崔忠獻初以勇敢選補別抄都領遷

至將軍其弟忠粹猜險勇悍會李義旻子將軍至
榮奪忠粹家鵝鴿忠粹怒告忠獻曰義旻四父子
實爲國賊我欲斬之丙辰夏明宗幸普濟寺義旻
稱疾不扈駕潛往別墅忠獻忠粹等袖刃至別墅
候義旻出門欲跨馬忠粹突入刃之不中忠獻直
前斬之使人持首馳入京梟于市驚震都下王促
駕還宮忠獻等請一分捕支黨遣人捕斬至榮于

安西府夷義敗三族流其婿李賢弼忠獻與忠粹
大將軍李景儒等會議事有人告云平章權節平
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景儒有異謀忠獻卽
召節平子將軍準碩子洪胤對飲言笑目左右皆
拉殺之又斬景儒於坐分捕節平碩等五六人殺
之吉仁在壽昌宮聞變卽與俞光朴公襲出武庫
兵討忠獻忠獻等迎戰仁光公襲敗北馳入宮閉
門拒守忠獻等率衆圍之王使人開門忠獻使郎
將允匡入奏賊臣義敗跋扈臣舉兵誅之其黨忌
臣反欲加害潛側於內請入宮搜捕王許之遂縱

兵闌入隨遇輒殺僵尸狼籍王左右皆散走惟小
君及宮嫗數人侍側垂泣而已忠獻等追殺叅知
李仁成承宣文迪等三十六人迪妻崔氏就積屍
間覓夫屍戴之而去觀者流涕丁巳秋忠獻忠粹
與其甥朴晉材謀廢立勒兵市街閉城門流杜景
升等宰樞郎史十二人小君十餘人于海島忠獻
逼王以單騎出幽于昌樂宮放太子于江華迎立
王弟平涼公旼是謂神宗以忠獻爲靖國功臣三
韓大匡上將軍柱國已而忠粹欲以其女配太子
請王迫出太子妃忠獻聞之曉譬之曰今我兄弟

雖勢傾一國系本寒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外議
忠粹旣然之而復悔其母亦以其兄言止之忠粹
怒曰非婦人所知以手推之母仆地忠獻曰此不
可以言語諭之詰朝兄弟各率麾下交兵都市忠
粹敗北斬關而出追者斬之以忠獻爲樞密院知
奏事御史臺事兵部尚書吏部事守太尉上柱國
摠文武銓注忠獻自知縱恣恐變生不測大小文
武官吏閑良軍卒強健有力者並皆募致分六番
夏直其家號都房及其出入合番擁衛如赴戰鬥
熙宗立以忠獻有擁立功不以臣禮待之常呼爲

恩門相國冊封爲功臣門下侍中晉康郡開國侯
食邑三千戶立府置僚諸王皆詣門賀禮畢忠獻
宴冊使及執事夜夏宴諸王其帳具花果絲竹聲
伎之盛三韓以來人臣之家所未有也自後忠獻
出入宮禁復服張蓋侍從門客殆三千餘人忠獻
知朴晉材怏怏不平必害已召晉材遂令左右縛
之斲其脚筋流白鴿尋死己巳夏青郊驛吏三人
謀誅忠獻父子召募僧徒謀泄忠獻卽令閉城門
大索其黨青郊吏遂讒構右僕射韓琦將軍金南
寶等九人分配遠島忠獻營第于澗洞里毀人家

百餘務爲宏麗延袤數里擬於禁掖土木役劇國
內嗷嗷忠獻權傾人主威振中外人有違忤卽見
誅戮故人皆鉗口盧仁祐以姻戚昵比佯狂屢陳
直言忠獻惡之忠獻營三第金玉錢穀充牣謂左
右曰除府庫所藏外金銀珠寶欲獻王府國用衆
皆曰善仁祐曰未若留爲經費更不斂民之爲愈
也忠獻慙報熙宗辛未忠獻以銓注詣壽昌宮方
在王前有頃王入內中官給忠獻從者曰有旨賜
酒食乃引渡八廊廡間俄有僧俗十餘人持兵突
至擊從者數人忠獻知有變倉皇奏曰願上救臣

上默然閉戶忠獻無以爲計匿於知奏事房有一
僧三索不獲時忠獻族人上將軍金躍玠等聞變
卽入內扶忠獻以出其黨與僧徒相格鬪忠獻都
房皆集宮外救之僧徒敗走躍玠謂忠獻曰我將
率兵入宮盡殺無遺且行大事忠獻曰恐爲後世
口實我當推鞫爾無輕往使上將軍鄭邦輔等捕
司鑰鄭允時及中官鞠之流謀主濬明及與謀者
叅政子承慶于外忠獻怨王廢遷于江華尋移紫
燕島放太子于仁州奉立漢南公是爲康宗二年
薨高宗初忠獻祀松岳又祭功臣于彌勒寺及還

重房將軍房結絲棚于山腰傾都迎迓時丹兵大
至三軍敗績死者千餘人哭聲滿都城宰樞重房
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元帥鄭
叔瞻趙冲點兵驍勇者皆爲忠獻及其子瑀門客
所占官軍皆老弱羸卒元帥心懈忠獻父子各閱
家兵軍列數重連亘二三里槍竿懸銀瓶誇示國
人以募來附者門客有請從軍北征者卽流遠島
忠獻又習戰于其家假作契丹將軍佩金牌形擒
斬之奏凱班師令羣妓作蓬萊仙娥來賀之狀忠
獻樂甚賞以銀瓶紬布侍御之金周鼎着黃背衫

入卒伍中踴躍進退識者鄙之四年丁丑僧徒從
軍者謀殺忠獻佯敗奔還急呼丹兵且至斬關而
入將指忠獻冢爲巡檢軍所逐與戰忠獻遣兵夾
擊僧魁中矢其徒散走忠獻軍追斬三百餘僧鞫
其黨辭連元帥鄭叔瞻前後殺僧徒八百餘積尸
如山會大雨流血成川名還叔瞻欲殺之叔瞻瑀
舅也賴瑀營救免死遠流六年己卯忠獻老死牖
下百官縞素會葬秘器羽葆鼓吹旗常擬於王者

○崔瑀愷名爲樞密副使以其父忠獻占奪公私

田各還其主又多拔寒士以收入望流其弟珣于

遠島封瑀爲晉陽侯固辭不受爲叅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甲申秋大將軍李克仁謀誅瑀事覺瑀殺克仁上將軍崔愈恭將軍金季鳳等流其黨五十餘人瑀置政房於私第百官詣瑀上政簿瑀坐廳事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伏地不敢仰視擬百官銓注書批目以進王但下之而已瑀發瘡自兩府至椽吏皆設齋作疏祈禱都下爲之紙貴時有人譖瑀曰公頃者有疾上將軍盧之正等會周演之家謀欲害公奉前王復位瑀流演之等遷前王于江華又移喬桐沉演之之正等于

海夷燠之三族瑀占奪民舍數百餘區築毬場東
西相望數百步日使擊毬習射宴宰樞觀之庚寅
秋大倉八廩灾瑀擁家兵自衛無一人救火者瑀
妻死王命以順德王后例禮葬之三殿及諸王宰
樞以下爭設祭百官會葬以金銀錦繡飾龕室左
右列紅燭連亘數里壬辰瑀欲遷都江華會宰樞
議之人情重遷然畏瑀無敢言者俞升旦曰以小
事大理也事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何名而困我哉
棄城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丁壯盡於
鋒鏑老弱係爲奴虜非爲國之長計也世冲亦八

詰瑀當戮力死守瑀問守城策世冲不能對遂殺之是日瑀脅王速下殿幸江華甲午詔論瑀遷都之功冊爲晉陽侯百官皆賀于第瑀孽子僧萬宗萬全皆聚無賴僧徒分據名寺倚勢作威橫行遠近凌辱官吏莫敢誰何慶尚州道所畜米穀五千餘萬石金銀錦帛亦以萬計萬全嘗住珍島一寺其徒號通知者尤橫恣按察使金之岱其所請謁皆抑而不行語在之岱傳瑀以譖投大將軍宋伯恭於江又名責金侍髡其首流河東侍所親將軍金正曦等三十五人皆投之江侍卽瑀外孫最也

瑀改名怡怡納米三百斛于國學怡移安養山栢
樹植家園山去江都數日程使門客督運時方互
寒役夫有凍死者有人榜昇平門云人與栢孰重
怡於五月宴宗宰於其第結棚爲山張繡幕置彩
帛山張羅幃中結鞦韆飾以彩花以八面銀釳具
鈿四大盆各盛冰峯又四大樽滿挿紅紫芍藥十
餘品水花交映表裏燦熒陳伎樂百戲八坊廂工
人一千三百五十餘人皆盛飾八庭絃歌鼓吹轟
震天地八方廂各給銀三斤伶官伎女皆給金帛
其費鉅萬時尚書朴暄言於怡曰今北兵侵擾民

心疑貳萬宗萬全門徒剝民歛怨若兵至皆叛以
投彼矣怡然之分遣御史所畜錢穀悉還其民焚
其文券囚門徒爲惡者中外相慶萬宗等詣京訴
怡曰尊公在世時尚爾若百歲後吾等兄弟不知
死所矣怡悔之反謂暄離間父子流暄令萬全歸
俗改名沆爲上將軍戶部尚書諸王宰樞詣門賀
召僻于河東亦令歸俗改名救爲司空己酉怡死
內外諸房皆歸沆家○崔沆服父喪二日而除及
葬杜門不出蒸其父愛妾以沆爲樞密院副使吏
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尋兼東北面兵馬使沆忌樞

密閔曦等得衆心流于島又流父侍妾三十餘人
宣旨褒怡功德三韓如仰父母子樞密使沆繼世
鎮定可超授相位沆奏除清州雪綿子等各邑諸
別貢及金洪等州魚梁船稅以收人心王命晉陽
公食邑晉州祿田稅布徭貢直納沆家沆辭不受
樞密周肅爲怡心腹恣意殺人怡死肅領都房夜
別抄欲復政于王猶豫未决沆流肅熊川沆殺之
沆聞肅臨死引金孝精同心復政之語流孝精尋
殺之又以朴暄常事怡論沆事遠流名還未至而
怡死沆遣人投海中又殺侍御史李僖等四人時

言路閉塞惟司天臺據占直奏沆惡之嗾御史劾
司天妄奏星變罷判司天崔允旦自此日官之奏
亦廢矣沆聽副使李舒譖流繼母大氏于海島尋
弒之滅其族黨及諸奴婢或殺或流凡七十餘人
又殺樞密副使金慶孫以與大前夫子吳承績連
姻故也金慶孫嘗守龜州平羅州朝野倚重為奸
賊所害人皆痛惜沆分遣人諸道沆殺配人者殆
半叅知政事鄭晏與門生林葆等三四人論時事
曰人命至重崔令公何殺人乃爾有人訴沆沆大
怒曰鄭公本有異心誹謗吾事將構亂流白鴿島

沉殺之時蒙古帝促王出陸留本國使臣李峴別遣使來審王迎于陸否則速回當發兵致討王知其幾以問沉對曰大駕不宜輕出江外公卿希沉意執不可王從之蒙使以王不從帝命宴未半怒還昇天館時人謂沉淺智誤國大事蒙兵必至四十年癸丑以崔沆爲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遙謝宣制褒沆父子功勤封侯立府大赦境內時蒙兵渡江大至永寧公縉在蒙軍以帝命貽書崔沆曰去年秋皇帝怒大駕不渡江迎使發兵問罪王若出迎卽當退兵今國之安危在此一

舉若上不出迎須令太子若安慶公出迎必退兵
社稷延基萬民按堵公亦長享富貴此上策也如
此而兵若不退族余一門願除狐疑善圖不失宰
樞會議皆曰出迎便沉曰春秋貢奉不絕前遣使
价三百人未還而猶若是今雖出迎恐爲無益萬
一執東宮若安慶公至城下邀降何以處之皆曰
侍中議是蒙兵遂陷西海山城死者無慮四千七
百餘人郡縣連陷命宰樞會議却兵之策僉曰莫
如太子出降王怒使承宣詰之曰誰畫此策宦者
閔陽宣進曰崔侍中亦可其議王怒稍霽曰宰樞

善圖之蒙古遣多可等來曰國王雖已出陸侍中
崔沆尚書李應烈等不出是爲真降耶因責誅降
城官吏是歲甲寅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
千八百餘人殺戮不可勝計所經煨燼自有蒙兵
之亂未有甚於此也崔沆進酒饌于王名太子諸
王宴于內殿作樂徹夜時民多餓莩王制於權臣
不得已設此宴丁巳沆死沆病篤王爲放獄囚○
崔竝沆婢妾出也沆嘗以竝屬宣仁烈柳能及病
召仁烈能執手曰君等保護此子吾死無恨矣沆
嬖妾心鏡竝曾私之沆死納後房寵愛沆本倡妓

所出竝母又賤故時人讀簿書至倡妓賤隸之言
諱而不言有譖某人訾公微賤輒盡殺之竝爲樞
密副使判吏兵部御史臺事讓不受竝以將軍邊
軾等爲江華收獲使攘奪民田百姓嗷嗷竝年少
暗弱不禮遇賢士其所與親信者如柳能崔良伯
之輩皆輕躁庸隸黷貨無厭又不賑民飢大失人
心及宋吉儒之貶與柳璪金仁俊兄弟等交惡都
領將朴希實等密與璪仁俊承俊林衍等十餘人
謀曰竝親近儉小信讒多忌若不早圖吾曹恐亦
不免遂定計約以戊午四月八日因觀燈舉事中

郎將李柱及良伯聞之密通竝竝急召能計議時
日已暮能曰暮夜無能爲請以片簡諭韓宗軌遲
明召李日休等勒兵討仁俊未晚也竝然之大材
因其妻聞其謀告其父仁俊曰事急矣不如早圖
仁俊率子弟趣神義軍急召向所與謀者捕宗軌
殺之會三別抄于射廳使人呼於道曰令公已死
矣聞者皆集仁俊曰如此大事可推大臣有威望
者爲謀主卽召樞密使崔盈議之仁俊召良伯斬
之行又名曰休斬之仁俊令竝門卒不報更籌竝
家宿衛兵無一人知者黎明夜別抄壞竝壁以入

索竝及能斬之璪仁俊入謁便殿復政于王王謂
璪仁俊曰卿等爲寡人立非常之功潛然泣下仁
俊進曰竝不恤生民坐視餓死而不賑貸臣等舉
義誅之請發粟賑饑以慰人望是日以璪爲樞密
院右副承宣松庇爲大將軍仁俊爲將軍並賜功
臣號各賜米二百石彩段百匹甲第土田百官陳
賀如新卽位發竝倉穀賜太子府二千斛諸王宰
樞各六千斛至九品官各遞減城中寡婦軍民分
賜有差王幸王輪寺都房夜別抄神義軍擁駕而
行觀者感泣

史氏曰孔子曰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今賊崔四世執命罪逆旣極天墜降罰高宗蒙天之福誅累世之奸兇宣明正四賊不臣之罪斬棺鞭屍使一國之憤顧乃優柔不斲使亂臣賊子無所懲艾其能制於衍仁俊之跋扈乎

金俊卽仁俊也元宗乙丑冊俊爲海陽侯立府一依晉陽公故事戊辰蒙古遣使責問詔書略曰就陸之期今幾年矣前言無徵不以誠意見報聞汝國之政例在左右得非爲所覆蔽使卿不聞歟今

時遣使特詔當盡情實令海陽公金俊侍中李藏
用賚奏章具以實聞俊與將軍車松祐謀欲殺使
渡竄海中再白于王王不聽松祐等曰龍孫不惟
今上諸王固多况太祖亦以將軍卽位何有疑慮
俊浚然之遂凌謀欲殺使告兩府兩府皆變色莫
敢言俊益拒蒙古命王甚怏怏藏用奉表如蒙古
俊不往俊以當戊午誅權門活饑民自多其功謂
誰敢害己雖聞惡言不以爲疑列置農莊以家臣
分管全羅忠清爭事聚斂給民稻種一斗收米一
碩侵奪民田怨譟盈路副樞林衍嘗與俊子爭田

有隙宦者康允紹得幸於王且與衍相善知王忌
俊屢言於王衍因語宦者崔璉國勢至此安在須
臾璉遂與金鏡八奏王曰果如所言何幸之大衍
遂制大挺盛積密付鏡預置宮中約日舉事王宣
言有疾鏡等以王命名俊至便殿稱上不豫引入
政堂使人挺擊遂斬之冲聞俊赴衙亦至都堂引
八內並殺之行分捕俊諸子家奴及其黨皆斬之
冲卽俊弟承俊也清介自守見其兄與諸姪所爲
常切責俊等皆憚之臨刑嘆曰予無所知人皆惜

之

林衍初名承柱蜂目豹聲捷而有力能倒身臂行
爲大將軍宋彥庫廝養卒後歸其鄉蒙兵適至衍
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嘗奸人妻有司欲治之仁
俊力請竝釋之又薦爲郎將故常呼仁俊爲父承
俊爲叔父金鏡崔璵旣與衍謀誅俊勢傾朝野衍
恐將害已先圖殺鏡璵已已夏衍集三別抄六番
鄱房于毬庭與宰相議曰我爲王室除權臣王聽
鏡等欲殺我不可坐而受戮欲行大事宰相莫敢
對侍中李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乃
以遜位爲言翌日衍執將軍權守鈞等三人托以

他罪皆斬之以威衆衍擐甲率兵會百僚奉安慶
公涓卽位忽風雨暴作拔木飛瓦衍逼王冒雨出
遷于別宮司空李應烈呼嘯踴躍喜形於色應烈
衍子惟茂之婦翁也世子自蒙古還婆娑府聞衍
廢立痛哭還入蒙古遣使詔諭巨僚曰據世
子謹來奏本國臣下擅廢國王亙古以來寧有是
理今遣使前去詳問若傳問之誤於汝何責如其
果然朕必無赦十一月蒙古又遣兵部侍郎黑的
等來諭前王僚屬軍民頃以本國擅廢立遣使爲
問林衍言人謂臣爲廢立然有權力者能行廢立

臣位居七人之下何權之有然不可信其言王可
與安慶公湯及衍僧詣闕下面陳情實朕聽其是
非自有區處如逾時不至卽當窮詰首惡進兵勦
絕無遺宰相會衍第議答詔書衍嘆曰我欲正國
家而後朝於帝所今徵詰如此其急將如之何因
泣下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
會宰相廢湯復立王將軍趙允璠等七人謀誅衍
不克皆見殺衍欲拒帝命遣夜別抄巡行諸道督
民入居海島因憂滿庚午春疽發背死時王與世
子有燕都將還國先遣將軍鄭子璵諭國人復都

舊京則我軍卽還如有拒命者其身與妻孥悉皆
俘擄惟茂意欲不從而衆議不合惟茂憤怒分遣
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以拒命又使將軍
金文庇領夜別抄成喬桐以禦王師惟茂以童稚
繼執父權每事凌於李應烈宋君裴洪文系等惟
茂將拒命中外洶洶王遣李汾成密諭文系曰卿
累葉衣冠之後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乃祖
文系再拜謂汾成曰明日待我府門外卽謀於宋
松禮集三別抄諭以衛社大義壞其家東門突入
擒惟茂及其姊夫崔宗紹斬于市流李應烈等六

七人誅惟梱朝野大悅衍妻并其子惟幹惟柎惟
提等執送蒙古

史氏曰自鄭仲夫以來權臣世執國命人主畏之
如敵國莫之敢抗積習已久今衍旣斃惟茂一小
豎耳王不能聲罪致討嗾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
威福之不振至於如此將何以杜後來權奸僭亂
之心乎

崔坦韓慎西北面兵馬使營吏也元宗己巳冬坦
慎與三和人校尉李延齡定遠郎將桂文庇延州
人玄孝哲等起兵以誅林衍爲名嘯聚龍岡咸從

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
倉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坦又殺西京留守崔年
判官柳粲司錄曹英紱龍州守庾希亮靈州守睦
德昌鐵州守金鼎和宣州守金義慈州守金潤其
餘諸城官吏皆沒於賊庚午坦以西京附蒙古請
蒙古兵三千來鎮西京帝賜坦李迺齡金牌玄孝
哲韓慎銀牌詔令內屬改號東寧府畫慈悲嶺爲
界至元二十七年忠烈王庚寅帝詔罷東寧府復
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摠官韓慎桂文庇爲大將

軍慈悲嶺一名巴嶺○
地事互見金方慶下

裴仲孫盧永禧等元宗十一年庚午率三別抄反于江華立僞主承化侯溫初崔瑀以國中多盜聚勇士巡夜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抄以捕之其軍甚衆遂分爲左右又以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爲一部號神義軍是爲三別抄權臣執柄以爲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惠故權臣頤指氣使爭先効力金俊之誅崔竑林衍之誅金俊松禮之誅惟茂皆籍其力及王自蒙古還復都舊京三別抄反懷疑貳遣將軍金之奭罷之取其名籍還恐聞于上朝益有反心至是將軍仲孫永禧等作

亂使人呼於國中曰狄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
國者皆會越庭須臾國人大會或有奔走四散爭
舟渡江或沉沒水中三別抄禁人出八巡江大呼
曰凡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或發船
向古京者賊乘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乃發金剛
庫兵器分給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
逼溫烏王署置官府賊之始謀亂也將軍李白起
不應乃殺之將軍玄文奕逃奔舊京賊船四五艘
翼而追之文奕獨射飛矢相接其妻在側抽矢授
之賊不敢近文奕船膠淺灘賊追射中臂仆於舟

中妻曰吾義不爲鼠輩所辱遂携二女投江而死
賊執文夾惜其勇不殺旣而文夾逃還舊京賊又
以直學鄭文鑑爲承宣文鑑曰與其富貴於賊無
寧潔身於泉下卽投水死其妻邊氏亦投于水江
華守卒多亾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艦悉載公
私財貨及子女南下舳艫相接無慮千艘時百官
咸出迎王而其妻孥皆爲賊所掠哭聲動天前舍
人李淑真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斬五人
臨海糧兵賊望見恟懼以爲狄兵已至遂遁淑真
等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肆金方慶爲追

討使同蒙古宋萬戶軍一千餘人追擊之賊入據
珠島侵掠州郡望風迎降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瑋
首鼠未決州吏鄭之呂慨然曰如不能登城固守
寧避於山谷何面目爲州首吏而背國從賊乎司
錄金應德性本勇敢聞其言奮然入保錦城山插
棘爲柵率勵軍卒裹糒死守賊攻圍七晝夜竟不
得拔王聞之超叙應德官賊晝恠默於船艦殺江
賊水動轉如飛每戰鼓譟突進互勝負曠日相持
方慶與蒙將阿海攻珠島賊逆擊之官軍皆走賊
船圍方慶急方慶船矢石俱盡方慶曰寧葬魚腹

安能死賊手慷慨起指揮士皆殊死戰後船亦至
賊乃解去時官軍數戰不利賊輕之不設備辛未
夏方慶與忻都茶丘等討珠島三軍奮擊賊驚潰
皆棄妻子遁方慶追之獲男女萬餘戰艦數十艘
茶丘先入殺偽主溫賊黨金通精率餘賊竄入耽
羅其所虜江都士女珠寶皆爲蒙兵所獲溫永寧
公縉母兄也初判太史局安邦悅卜還舊都于太
祖真得半存半亾之兆以謂亾者出陸者也存者
入海者也乃隨賊南下入據珠島說賊曰龍孫十
二盡尙南作帝京之讖於此驗矣遂爲謀主及敗

抽身將謁方慶兵士擊殺之餘賊旣入耽羅築內
外城恃其險固日益昌獒出沒虜掠濱海蕭然所
在戰艦焚燒殆盡癸酉夏方慶與忻都以兵一萬
戰艦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至耽羅中軍八自
咸德浦賊伏兵拒之方慶厲聲叱咤士卒爭進殺
獲甚眾左軍八自飛揚島直擣賊壘賊風靡走入
內城官軍踰入外城火矢四發烟焰漲天賊眾大
潰賊將李順恭等肉袒降方慶麾諸將入內城合
曰殲厥巨魁脅從罔治只斬金元允等六人分處
降者一千三百餘人于諸船其元住耽羅者按

如故耽羅遂平忻都監家軍五百方慶亦使宋甫
演領軍一千留鎮而還至羅州斬賊黨三十五人
餘悉勿問凱還王賜方慶紅鞞一腰大宴將士論
諸將功賞職有差元置達魯花赤于耽羅

趙日新 恭愍元年與其黨前贊成鄭天起及崔
和尚張升亮等十餘人謀去奇轍奇輪奇轆等募
間里惡少乘夜分捕惟執轆斬之餘皆逃日新率
其黨圍王宮殺直宿判密直崔德林上護軍鄭桓
等衛士驚駭日新曰毋恐但除惡少輩耳日新劫
王開御寶自爲右政丞以鄭天起爲左政丞張升

亮爲上護軍官其黨分布內外又使韓範等封義成德泉二倉又令大索輶等捕其母妻逮繫滿獄兵交於路王與公主移御別宮衛士皆賊黨國人危之已而日新乃欲歸罪其黨以自免夜與崔和尚八直徐謂和尚曰公佩劍甚良請觀之和尚曰此劍殺人固多乃抽與之日新因以其劍斬之遂勸王親出捕賊王疑不許日新固請曰安有無頭而濟事者乎王不得已帶劍幸十字街百官始聚捕斬張升亮等八九人梟首于市下天起于獄日新自加贊化安社功臣號令內外朝臣恟懼噤無

一言王移御丹陽大君第日新馬上獻觴于主及
大妃公主王密召前左使李仁復曰事已至此何
爲則可對曰人臣敢倡亂固有常刑况今天朝堂
堂法令彰明如其猶豫恐累及於上王遂度意誅
除王辛行省會耆老密議命金添守執日新卽斬
于行省門外囚其親黨鄭乙輔等二十八人是時
連日陰霾及日新誅天日開霽

奇轍 權謙 盧頊 謙頊俱納女于元有寵轍

與謙等聲勢相倚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
朝勢去難保以親戚腹心布列權要陰樹黨援將

圖大逆閱諸道兵器詐爲詔使扇動訛言密諭期
會約以舉事王先知之託以曲宴召宰樞皆會于
闕命名轍謙頊及轍子有傑姪完者不花謙子恆
和尚頊子渚等轍謙先赴召密直慶千興黃石奇
等密白王曰二人已至其餘子姪及頊父子未至
若事泄變起不虞不如早圖王然之卽令密直姜
仲卿等伏壯士擊殺轍謙血濺宮門奇權麾下狼
狽四散衛士俱集兵刃盈路仲卿等至頊家捕殺
之有傑等支黨皆逃宮城戒嚴遂以洪彥博爲政
丞元顥判三司黃石奇贊成事顥有傑妻父也次

奪彥博權柄嘗譖彥博有異志又譖韓可貴及具
榮儉不捕奇權支黨於是下三人獄對辨王素惡
顥命殺于獄中又命斬可貴榮儉于市王尋知榮
儉非辜追止之不及榮儉可貴被讒見殺人皆疑
懼又命中外搜捕有傑完者不花渚和尚等斬之
金鏞矯旨殺安祐等三元帥事見鄭世雲下恭愍
十二年春王發自清州次興王寺夜五鼓賊金守
曹連等五十餘人突至行營斬守門者直入曰我
奉帝旨來經至寢殿外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奔
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出走詣大妃密室蒙毯而匿

盜入寢殿有宦者安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
臥於寢內賊認爲王殺之踴躍呼萬歲殺評理王
梓等又至右政丞洪彥博所舍曰出迎帝命彥博
整衣冠將出妻子覺其詐勸避之彥博曰安有身
爲首相而逃死者乎出見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
賊遂擊殺之旣而賊知王尚在陽言於衆曰慎勿
驚動乘輿分其黨四十餘人監宮內諸務具膳以
進欲使王不疑而出也又分其黨趣京城殺留都
宰相會左政丞柳濯與諸宰以祝釐方在妙蓮寺
聞變將如巡軍府集兵討賊賊先騎已至妙蓮洞

口濯等駭馬由間道至巡軍金鏞獨不赴妙蓮先
至巡軍集衆陽言討賊謂諸宰曰諸公領此兵可
先詣行在予亦收散卒繼進濯揣鏞有異志留以
觀變鏞與門客巡軍提控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
來者不訊輒殺以滅口興王賊黨逮捕者凡十餘
人鏞爲提調一不鞫訊人皆疑之王召鏞曰宐下
巡軍按問情狀但念前功姑從末減命流于密城
已而遣大護軍林堅味移囚鏞于雞林府與按廉
李寶林鞠之鏞云予以八年三宰無欲不遂豈有
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云何以

殺安都赤手縛無以對遂輟之傳首京城籍其家
斬其黨十餘人杖流者亦數十人王尚未忘鏞爲
之泣下

辛毗初以僧行見信於王旣納金蘭女又蓄妾無
筭恣行淫汚凡在朝者皆希恩畏威爭獻臧獲寶
器恩讎必復世家大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
使仕者夜直其家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
後道路墳塞奇顯崔忠遠爲心腹李春富金蘭爲
羽翼黨與滿朝直提學李達衷嘗於廣坐謂毗曰
人謂公酒色過度毗不悅卽罷之王亦有不自安

之意。眈自知。鷓張太甚。恐王忌之。遂謀不軌。及王
謁憲景二陵。分遣其黨。設伏道傍。約行大事。及王
還宮。眈謂其黨曰。何不如約。其黨曰。見上儀衛甚
盛。不忍犯也。眈怒。且罵曰。爾輩誠恟懦無用者也。
自是日夜聚謀。剋日舉事。眈門客議郎李鞞。備
知先謀。乃匿姓名。稱爲寒林居士。爲書夜投宰相
金續命。第卽去。續命以其書聞。王命收捕眈黨。
顯忠遠。鄭龜漢等七八人。鞠之。皆服。流眈。遂誅黨。
與王嘆曰。益齋與韓偓嘗言。眈非端人。必貽後患。
先見之明。不可及已。兩府臺諫。理部上書爭論。請

斷以大義實咤極刑并夷其黨以悞衆心王從之
誅咤于水原咤靈山縣王川寺奴也僧名遍照金
元命以照見王與語聰慧辨給詭爲大言輒中旨
由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照目不知書自見王
務矯飾枯槁其形冬夏衣一破衲王益重之李承
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爲妖僧
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復來謁王以爲
師傅始入內用事言無不從人多附之王在位日
久宰相多不稱意嘗以爲世臣大族親黨根連互
爲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及其貴顯盡棄其初

儒生懦而少剛黨比徇情三者皆不足用思得離
世獨立之人以革因循之弊久矣及見昉以爲得
道寡欲更無親比無所顧藉故拔於髡緇授以國
政而不疑也

○按賊臣見錄者止三十二人而老死牖下者纔
若干而已彼奸兇之徒弑君賊賢無所不至自以
爲得計而皆誅及其身家無噍類雖幸而免天道
昭然殃慶必以類應而又有良史之鈇鉞然則人
之爲惡者果何益哉亦可以知戒

東史纂要卷之十六終

附東國世家

檀君世家

上古九夷之初有桓因氏桓因生檀君居檀樹

下號曰檀君始有國號曰朝鮮者東表日出

之名或曰鮮泓也其國有山水故曰朝鮮都平壤

陶唐氏立二十五年檀君氏生夫婁或曰解夫婁

母非西岬女也禹平水土會諸侯於塗山夫婁朝

禹於塗山氏後檀君氏徙居唐歲至商武丁八年

檀君氏歿松壤西有檀君塚松壤今江東縣或曰

檀君入阿斯達不言其所終泰伯阿斯達皆有檀

君祠。○夫婁立為比扶餘夫婁禱於鯤淵得金蛙

以貌類金蛙命曰金蛙夫婁之世商公箕子至朝

鮮後周德衰孔子欲居九夷。○夫婁卒金蛙嗣徙

迦葉原為東扶餘金蛙未秦并天下秦公入東

界為秦韓漢高后時衛滿據朝鮮朝鮮侯準南奔

至金馬為馬韓孝武時畧狹獮獮君南閭降初置

滄海郡用丞相弘計罷之。○金蛙傳帶素幣素時

其強大與勾麗爭攻伐率為所擊殺其弟曷忠代

立至孫都頭降勾麗吏扶餘公曷忠非王名都曷

思故號曰曷思考其年代在莽之世桓因神市之
世無所攷檀君之治自陶唐氏二十五年歷虞夏
氏至高武丁八年千四十八年解夫妻之後至曷
息於莽之世亦千年亦有餘種通於晉○金蛙
悅優淳水之女優淳澤名在秦伯山南感日影照
身生朱蒙朱蒙少子曰溫祚檀君氏之後有解夫
妻解夫妻之後有金蛙金蛙之後有朱蒙溫祚為
勾麗百濟之祖皆本於檀君氏○扶餘在玄菟北
千餘里南與鮮卑接北至朔水地方二千里有城
邑宮室土宜五種其人好勇強有會同揖讓之禮
類中國山使者衣錦爵以金銀飾其腰其法殺人
者死沒入其家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者皆
殺之有軍事殺牛以祭天用其蹄占吉凶蹄解者
凶合者吉死而葬有柳無棺殉用生人居喪男女
皆衣純白其地出善馬貂納美珠其國殷富其王
印文曰穢王之印其國古穢狃之域晉武帝時通
貢中國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三王依慮自
殺其子弟走保沃沮帝以東夷校尉斬于嬰不救
責免嬰以何龕代之後年其嗣立王依羅諸金龜乞
後帝遣督郵賈沉擊破廆衆依羅得復國後廆民

掠扶餘人口賣於中國帝詔發官物贖還下司冀

二州蔡市

肅慎氏

一名挹婁

在不咸山

北東濱

大海西接定湯汗北至朔水居濛山之地車馬不

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字以

言語約束無牛羊畜豬食肉衣皮織毛爲布有卻

常嘯慎木名中國有聖王代立則生其皮可衣作

瓦鬲受四五升以爲食坐則箕踞無蓋鐵燒木作

灰壘取汁食之男女皆編髮作布襜尺餘以揜前

後夫貞女淫貴壯賤老死則以死之日葬之中野

交木爲櫛殺豬積其上以爲送死嗜凶悍以無憂

哀相尚父母死者男子不哭以爲壯士相盜者無

多少皆殺之有石罽皮骨之甲墮弓三尺五寸楛

矢尺有咫其國東北出石罽其利入鐵國人取之

必先禱鬼神周武王時貢楛矢石罽及周公旦輔

成王遣使入賀魏景元末貢楛矢石罽弓甲貂皮

物魏以錦罽絲鳥傳鷄賜其王晉武帝時復入貢

元帝時貢石罽至成帝時朝石晉曰候牛

馬西向眠者三年矣是以知大國所在云

箕子世家箕子殷之宗室也封於箕子爵故曰箕子

竊捷疾好勇力其庶兄微子啓恪慎克孝箕子勸
帝乙曰啓賢且長可立爲嗣帝乙不聽卒立受受
立爲君號爲紂息以威服天下能百戰百克厚財
稅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
左右皆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私歎曰爲天下
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
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微子抱祭器而
逃箕子諫紂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不可
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其君之惡而自悅於民
也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作狂爲奴紂囚之鼓琴以
自傷後人謂之箕子操比干諫而不去紂殺之用
武王既平殷亂釋箕子之囚就箕子而問之曰殷
亡何也箕子不答乃去之至朝鮮殷民從之者五
千餘人詩書禮樂巫醫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
焉武王囚以紂之而不臣也都平壤古有檀君朝
鮮謂之箕子朝鮮始至言語不通譯以通其志因
殺之以禮義農蚕織作畫鳥經界行助法立八條
之約相殺者償以命相傷者償以穀相盜者男沒
爲奴女沒爲婢欲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
蓄之塚娶無所售風俗無盜門不夜高行旅野宿

婦人貞信不淫器用俎豆崇信禮讓不尚兵鬪
國化之箕子之子孫相傳至周之末世燕伯稱爲
王東畧地朝鮮侯欲與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禮
諫而止使西說燕王約兩國毋相侵伐也六國時
燕畧屬真蕃朝鮮置吏築塞後朝鮮侯亦稱爲王
浸驕逸燕攻其西地二千餘里以滿潘汗爲界及
秦并天下使將軍蒙恬築長城至遼東爲外徼朝
鮮王否大懼送服勇否卒太子準立秦滅燕趙之
民多凶入朝鮮漢興盧縮王燕與朝鮮約以泚水
爲界復守遼東故塞及縮八凶奴燕人衛滿凶命
應結蠻夷服聚衆千餘東渡泚水求居西界請爲
藩蔽王準拜爲博士封百里地令守西鄙滿招納
凶人其衆益盛迺詔準曰漢兵大至請入衛仍襲
王準王準戰敗南奔滿遂據朝鮮自箕子傳國四
十一世凡九百二十八年王準失國涉海至金馬
自稱馬韓王統小國五十後世百濟王溫祚二十
六年并馬韓之地箕氏絕不祀自王準據馬韓又
二百年而凶前後凡一千一百二十年箕子氏子
孫分散爲奇氏韓氏鮮于氏今平壤兔山有箕子
塚國人立崇仁殿血食不絕也○當殷之凶微子

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東國被箕子之化門不夜為婦人貞信不淫
治教長久國祚不絕千有
餘年此三代之所未有也

衛滿世家

衛滿者燕人燕王糴時滿亡命聚儻千餘
東走出塞渡浪水時朝鮮王準立會天下

大亂燕齊趙流民多歸西界滿請為臣以烏扞救
王準拜為博士封百里之地令守西鄙滿并有古

秦雲障地招納亡人浸強大及孝惠高后時天下
已定滿詣王準曰漢兵大至請入衛仍襲王準王

準兵敗南奔滿遂據朝鮮都王險是為衛滿朝鮮
滿與遼東太守約為外臣保塞外諸蠻夷無使入

寇入貢者無得禁止因以兵威財物服屬旁小國
地方數千里傳二世至孫右渠驕逸不修職貢真

番辰國上書請入見天子又壅渴不通孝武遣使
譙讓右渠右渠不肯奉詔發兵攻殺奉使者何元

封三年大出兵討右渠尼溪相參遣人殺王右渠
降漢衛氏絕祀無後也事在朝鮮列傳分其地為

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滿未有積仁行德徒以
凶人因天下亂聚黨千餘初以小弱乞臣僕於朝

鮮既駮強以詐逐王準奪之國而并之不義甚矣
因以兵威財物畧屬傍國地方數千里然二世而
滅公天道暴得者暴公何以
傳世久長與檀君箕子並哉

四郡二府

漢孝武時既平右渠置四郡樂浪郡治朝
鮮縣臨屯郡治東曉縣玄菟郡治沃沮道

番郡治雲縣○洋昭時罷真番郡築遼東玄菟城
後夏置二府以朝鮮舊平郡玄菟爲平州以臨

屯樂浪爲東府
皆置都督府

馬韓

各馬韓人謂之西韓西韓風俗其人皆居山海間
各有所帥長曰臣智曰邑借無城郭居處土室草屋

上出戶用嬰珠飾髮垂耳帛袍草躡不貴金銀錦罽
性勇悍謹呼善用弓楛矛櫓好鬼神五月耕種既畢

羣聚歌舞以祭鬼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
立一人主祭天神曰爲天君別置邑立大木懸鈴鼓

之曰蘇塗嚴事如西域之事佛者馬韓王準畧屬傍
小國如爰襄大小石索諸夷五十餘國大國萬家小

國數千家晉武帝時八貢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
尉何龕獻土物咸熙三年八朝其明年請內附

辰韓置君而附於馬韓其地宜五穀饒蚕桑織繅嫁

娶有禮俗男女有別行者讓路

弁韓

弁韓樂浪之苗裔也附於秦韓卞辰狗邪冉奚

四五千小國六七百又屬邑各有渠帥曰臣智曰

浪箕子所封也○後漢書曰弁韓與辰韓雜居其

衣服居處言語風俗相類○唐書曰弁韓在樂浪

百里臨屯獫狁之國東眺為獫狁國

獫狁

獫狁接東極大西至樂浪○漢孝武元朔五年

地為滄海郡數年罷建武間封其人詣遼東降以其

歲時朝貢○其言語法俗與高句麗同人性愚慤

有相犯者責出生口牛馬有出軍調賦如中國漢

建光元年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

守蔡諷將兵擊殺獺独渠帥盡獲其兵仗財物○

周時已有独独之屠山独阻隄為不爭之地独人

不知興公易世亦不知独立國於何世絕種於何

世史記不言○至唐時独鞞置慶益穆賀四州於

獺独古地○地志江陵有獺城

國壽春古独國江陵有獺城

鞞鞞乞鞞仲象與其徒渡遼河保太白山東仲象死

子祚榮嗣驍勇善騎射聚勾麗公衆建國號曰震

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盡

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之地開元元年封渤海郡

王始去鞞鞞稱渤海粟末鞞鞞又有黑水鞞鞞開

元中置黑水州長史○太祚榮卒子武藝嗣八寇

登州唐出師與新羅共擊渤海南鄙天寒大雪山

濶阻隄士平多死無功而還寶應元年武藝死子

欽茂嗣徙上京直舊都三百里忽汗河之東唐冊

欽茂為渤海郡王○仁秀祚榮弟也能攻伐北海

諸部逾為強大之國唐詔加司空渤海王自祚榮

以來數遣諸生請太學得古今法制其禮樂官府
之制皆從唐古百齊勾麗舊地為新羅靺鞨所分
有五京十五州六十二縣○以肅慎故地為上京
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中京曰顯德府領
盧顯鐵湯榮興六州獐狍故地為東京曰龍原府
亦曰柵城領慶益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為南京曰
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勾麗故地為西京亦曰鴨
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珂何二州扶
餘故地為扶餘府常屯勅兵扞契丹領扶汕二州
鄭頡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為定理府領定審
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平賓故地為卒賓府領
華益建三州佛涅故地為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
五州鐵利故地為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
越喜故地為懷遠府領達越陳紀富美福邪芝九
州安遠府領寧耶慕常四州以郢銅涑三州為獨
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也涑沫江者古粟末水
也○後唐明宗元年契丹主攻扶餘拔之遂進兵
圍忽汗渤海王謹讓兵敗降契丹改渤海為東丹
冊其太子倍為人皇王主之置謹讓於臨潢之西
賜名烏魯古渤海世子光顯與其貴臣來奔高麗

賜姓名王繼附之宗籍
令太氏不絕其祭祀也

七羅

七羅南海中國毛羅初無君長有高乙那良乙

羣三人者分居三都各為帥長高乙那十五世有

高厚者始通新羅時客星見新羅國君號厚曰星

主賜國號曰耽羅後服事百濟百濟既滅有佐平

徒冬音律降新羅高麗神聖王二十年其國之太

子末老者入朝毅宗時國除郡縣其性癡其俗

儉齋好鬼神多壽考知禮讓人死則葬之田間不

事浮屠出善馬瓊珠玳瑁螺貝富橘柚

黃柑山高海惡漁釣射獵不用網罟

東國世家終

榮川三友亭重刊

榮川三友亭重刊

榮川三友亭重刊

榮川三友亭重刊

榮川三友亭重刊

東方古無文獻檀箕以下三韓以上國都沿革時
世久近僅出於中國之外史若其民俗傳說俱不
免因陋襲誕殊無足以備諸實錄者自三國時有
史官之名君舉之記此其肇也逮至麗代監修之
官寢以具備中葉以降主勢不競權臣執命一時
記事多出於私門之揣摩謹嚴之意無復存者自
是厥後作者亦諸家而率皆循蹈故轍以至革命
文愈多而實愈遠願學之士難於折衷雖以博雅
名家鮮有致力於我東數千年興衰理亂之實迹
國俗之昧於古宜其有譏矣吾鄉先賢竹牖吳先

生蓋嘗爲是之病早於宦遊之暇求得東方諸史
去疑存實刪煩就簡裒爲一家成說命其編曰東
史纂要其事自三朝鮮四郡二府及三韓以上皆
祖述古紀而有所徵信三國以下雜采諸史而立
論則必以主見與統則尊羅而詘句濟以及於麗
氏著其傳代之有緒列傳則表賢而附權凶以眎
善惡之不相蒙紀事則據實而辭直斷例則義嚴
而不饒又其壇域互說廢置傳疑靡不綜核開卷
瞭然若視諸掌實吾東方集成之全史也其嘉惠
後學之功不已大乎先生謙不欲公諸世而初因

知舊敦勉鋟板於符慶之日夏覺猶有未盡累改
而成完及補地理誌一篇凡十二編八義也於乎
勝振以末學淺說何敢議及於先生之書也嘗聞
春秋之作本於魯史而褒貶出於聖人之心斷綱
目之書倣於歷史而與奪紫陽所公定聖賢何嘗
有意於其間哉視天下之公與信而已矣先生學
傳陶山業專閩洛平日尊信不出古人之緒餘而
立論著書未始不以彰善癉惡為主本是書之作
雖因諸家之舊而存削黜陟皆出心裁隱然自附
於筆削編年之義蓋亦學之推也西厓先生間嘗

進御 經席至蒙 睿獎亦庶乎一時之遇而惜

其未有繼陳竟不入於芸館之藏誠後人之不幸

况今時世推遷往蹟迷茫當日印行亦皆散佚雖

姓孫之家未見全書先輩手澤幾乎杞宋矣先生

之孫應沈應澈南大懼其愈久而愈無得以影響

謀所以重葺者淹歲而絀於力未諧矣今年春因

鄉紳發議事目粗集書本未具應沈等備殫誠勤

跋涉數百里內幸得完聚先生之書於是乎可以

不朽矣役旣竣應澈等以勝振與聞於始事且有

舊契不淺責以訂誤之役且囑以識其事者噫振

誠何人敢膺是寄累辭而督愈至不獲已謹略加
點標以裨傳寫之功且識其僨趾如右云爾
歲戊申季秋後學錦城朴勝振敬識

右先祖此書始爲四冊末爲八冊蓋刊傳於當時
而板本之藏失於授受並與其印帙而無存焉意
家屢經禍或火或失皆未可知矣今年春鄉人士
竣發重刊之議謀及裔孫噫是舉也何待於人乎
顧孱劣如彼未能發慮者僉君子先之誠所感然
謹奉諾以圖費用則聽其從便區備爲先求得舊
本以速厥功因遍接鄉鄰故家閱月始完集各家
所藏俱未免斷爛凋碎謹與鄰上士友叅稽古史
以補其闕終不可攷則只存空窠以俟日後上三
編之舊合爲一者並分釐而次第之刊去上中下

之篇目雖改舊之爲猥安便於考閱則亦有可諉
且補以檀君以下諸國世家以羽翼焉剖功之訖
僅四箇月始終幹勞者權直員大鑽宋斯文奎淵
朴斯文灝陽諸人也後孫應澈敬識

